DOI: 10.6277/TER.201909_47(3).0004

# 姓名筆劃數吉凶與運勢

陶宏麟*

本文採用2014年「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 發現台灣人在命名前採用姓名筆劃術數已越來越普遍。教育程度越高, 採用姓名筆劃術數比例越高, 要到父母教育程度大學及以上, 採用的比例才會下降。如果以快樂、主觀健康、婚姻狀況、受教育年數、所得代表運勢, 這些運勢都與隨機姓名筆劃的總格吉凶無關, 前三項運勢也與算過筆劃與否無關, 教育年數與吉祥姓名筆劃雖正相關, 但在控制算過與父母對子女教育投資 (遷過戶口與國中有補習) 則無關, 顯示父母的自我實踐。所得只有在不考慮教育時, 才與算過筆劃與否有關, 顯示算過與否是透過教育與所得相關。

**關鍵詞**: 姓名筆劃, 術數, 自我實踐, 教育, 快樂
JEL **分類代號**: D69, I31

## 1 緒論

打從出生起, 姓名就跟著人一輩子, 人們對某人的印象也完全投射在他的姓名上。大部分人都希望自己的姓名能包含正面的字義, 所以名字中會有「貴」, 不會有「賤」; 會有「富」, 很少有「貧」; 會有「聰」, 很少有「笨」; 會有「強」, 少有「弱」。如果姓名還能更好, 就是姓名本身能帶給此人好的運

*作者爲東吳大學經濟系教授。陶宏麟爲通訊作者。作者感謝科技部的研究經費支持, 計畫編號 MOST 105-2410-H-031-001。作者也感謝「華人動態資料庫」允許作者在保護個人資料隱私的條件下使用該資料庫姓名檔, 特別感謝「華人動態資料庫」黃奕嘉先生在中文字元連結筆劃數計算所提供的電腦運算協助, 沒有黃奕嘉先生的協助, 就不會有本文的產生。作者也感謝中文語意專家意藍科技董事總經理楊立偉先生提供康熙字典筆劃數主要字元筆劃檔。最後, 作者感謝葉禎玲小姐在資料處理上提供的優異協助。

臺灣人口數位典藏

勢。許多華人相信名字怎麼取會影響人一生的運勢。取名術數中最簡單操作的, 就是筆劃數的控制。根據「華人動態資料庫」2014年的調查, 台灣有三成五的人是算過筆劃數後才取名的, 如果不考慮不知道父母取名時是否計算過筆劃, 這項比例有四成三 (表1)。更特別的是, 採用姓名術數的趨勢隨年齡層的下降而提高。35歲以下的人有47%的名字是算過筆劃數才取或改的, 54歲以上只有9%, 如果不考慮不知道, 35歲以下族群在取名時有56%算過筆劃數。命名術數沒有隨所得提高與科技進步而減緩, 反而更爲普及。更特別的是, 隨著教育程度的提高, 遵循命名術數的比例不但沒有下降, 反而上升 (表1), 當然這有可能只是反映年齡的關係, 後續分析會在控制年齡後, 檢驗教育程度與遵循命名術數的關係。

不僅是取名術數, 其他如算命與風水等的術數在台灣也較以往更爲普遍, 2015年的「公民科技素養調查」也發現越年輕與高教育的台灣民衆有越相信「擬科學」的趨勢 (黃臺珠, 2015)。瞿海源 (1999) 認爲社會結構改變, 使生活在其中的不確定感增加, 個人知識與科學能解決的有限, 因此增加了對神秘術數的需求。施寄青與陳燁 (1997) 也認爲在一個司法公正、制度健全、尊重人權及社會福利完善, 人們因爲可以充分實踐自我, 生涯不確定低, 算命的需求也低, 而台灣卻不是這樣的社會。郭貞 (2005) 亦指出, 人生中最不確定的感情與事業是網路算命的最熱門項目, 利用台灣算命網站資料, 郭貞 (2005) 發現姓名學是算命網站最熱門的算命項目。

華人文化中的迷信對生育、不動產、資本市場的影響近來也引起西方學者的興趣, 下節將介紹這些文獻。其實姓名學是台灣算命中最熱門的項目 (郭貞, 2005), 姓名筆劃是否與一個人的運勢有關, 學術文獻卻從未討論過。西方不使用漢字, 當然也不可能出現姓名筆劃這樣的學術研究。本文利用「華人動態資料庫」2014年的調查分析姓名筆劃與運勢的關係, 填補目前華人迷信行爲學術研究中尚未被研究的領域。本文所謂的運勢受限於資料, 將以受教育年數、快樂、所得、主觀健康及婚姻狀況來代表, 前三項以OLS, 後兩項分別以 ordered probit 與 probit 模型分析。除了姓名與運勢的關係外, 本文會先探究什麼樣的人其姓名比較可能被算過筆劃, 以及改名的目的之一是否在滿足吉祥的姓名筆劃。另外, 姓名筆劃術數有不同標準, 有些可簡單滿足, 有些較不容易, 而台灣人民如果採用姓名術數, 比較

臺灣人口與經濟研究資料庫

表 1: 姓名是否算過筆劃數 — 按性別、族群與年齡層

| | 觀察值數 | | | 比例 | | | 比例一 | |
|---|---|---|---|---|---|---|---|---|
| | 算過 | 沒算過 | 不知道 | 算過 | 沒算過 | 不知道 | 算過 | 沒算過 |
| 全 | 1,544 | 2,036 | 814 | 35% | 46% | 19% | 43% | 57% |
| 男 | 850 | 1,055 | 522 | 35% | 43% | 22% | 45% | 55% |
| 女 | 694 | 981 | 292 | 35% | 50% | 15% | 41% | 59% |
| 原住民 | 5 | 46 | 10 | 8% | 75% | 16% | 10% | 90% |
| 閩南 | 1,174 | 1,454 | 625 | 36% | 45% | 19% | 45% | 55% |
| 客家 | 189 | 209 | 110 | 37% | 41% | 22% | 47% | 53% |
| 外省 | 72 | 227 | 39 | 21% | 67% | 12% | 24% | 76% |
| 其他 | 104 | 100 | 30 | 44% | 43% | 13% | 51% | 49% |
| < 35 | 796 | 620 | 264 | 47% | 37% | 16% | 56% | 44% |
| 35–44 | 533 | 471 | 214 | 44% | 39% | 18% | 53% | 47% |
| 45–54 | 119 | 234 | 99 | 26% | 52% | 22% | 34% | 66% |
| > 54 | 96 | 711 | 237 | 9% | 68% | 23% | 12% | 88% |
| 其他 | 0 | 0 | 2 | 0% | 0% | 100% | NA | NA |
| 未受教育 | 4 | 77 | 37 | 3% | 65% | 31% | 5% | 95% |
| 自修, 國小 | 31 | 324 | 79 | 7% | 75% | 18% | 9% | 91% |
| 國中 | 75 | 198 | 84 | 21% | 55% | 24% | 27% | 73% |
| 高中職 | 349 | 527 | 275 | 30% | 46% | 24% | 40% | 60% |
| 專科 | 238 | 246 | 114 | 40% | 41% | 19% | 49% | 51% |
| 大學研究所 | 847 | 664 | 223 | 49% | 38% | 13% | 56% | 44% |
| 北部 | 759 | 906 | 358 | 38% | 45% | 18% | 46% | 54% |
| 中部 | 358 | 427 | 158 | 38% | 45% | 17% | 46% | 54% |
| 南部 | 324 | 480 | 229 | 31% | 46% | 22% | 40% | 60% |
| 東部 | 34 | 95 | 36 | 21% | 58% | 22% | 26% | 74% |
| 其他 | 69 | 128 | 33 | 30% | 56% | 14% | 35% | 65% |

原始資料:「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2014 年調查。「比例一」不列計不知道。各縣市歸屬何地區參照國家發展委員會出版的「都市及區域發展統計彙編」。族群中的「其他」爲不知道父親族群或未回答。北部包括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園縣、新竹縣、新竹市、宜蘭縣; 中部包括苗栗縣、台中市、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 南部包括嘉義縣、嘉義市、台南市、高雄市、屏東縣、澎湖縣; 東部包括花蓮縣與台東縣, 不在上述地區則歸爲其他。

臺灣大学学術出版会

可能是滿足那一種?

本文發現年齡較輕、閩南與客家族群、出生於城市者的姓名較可能被算過, 當父母最高教育在專科及以下, 隨教育程度的提高, 其子女姓名被算過的機率越高。改名者有較高的機率算過之後才改, 顯示改名目的在改運。男女回答名字有算過筆劃的比例相當, 然而女性姓名滿足吉祥筆劃的比例卻較低, 顯示姓名筆劃的計算「品質」是男女有別的。在姓名筆劃與運勢的關係上, 快樂、主觀健康、離婚與否都與姓名筆劃的吉凶無關, 也與算過與否無關。只有在不考慮算過筆劃與父母對子女的教育投資時, 教育年數才與姓名筆劃吉凶有關; 在考慮算過筆劃與父母對子女的教育投資時, 隨機產生的吉祥姓名筆劃與教育年數無關, 但教育年數與算過呈正相關, 算過表示父母關心子女的未來運勢, 也較可能更重視子女教育。換句話說, 姓名筆劃表面與教育有關, 父母的態度其實才是背後真正的關鍵, 就是看不見因子的影響, 即文獻所稱的自我實踐 (self-fulfilling) (Johnson and Nye, 2011), 也就是說會在意及算過子女姓名筆劃的父母, 比較重視子女的未來, 可能也會投資在孩子身上較多, 即姓名筆劃佳者其運勢好並非姓名本身, 而是父母重視子女未來運勢所做的子女投資造成。所得與姓名吉凶無關, 在考慮教育下, 所得也與算過與否無關; 但在不考慮教育下, 係數聯合的F 檢定顯示所得與算過與否有關, 隱含姓名算過筆劃透過教育而與所得相關。

以本文所關心的姓名筆劃來說, 某人具有好運勢的姓名筆劃有兩種可能, 一是取名時刻意計算而得, 二是隨機巧合, 前者比較可能含有自我實踐, 因此算過與否與自我實踐會有相關。如果吉祥姓名筆劃與運勢有關不是來自隨機巧合, 則吉祥姓名筆劃本身並非導致好運勢的原因, 而是人爲操作的算過所造成, 這項好的運勢即自我實踐。因此如果吉祥姓名與運勢正相關, 本文將區分這正相關是來自隨機的吉祥姓名本身, 還是其實是算過或其他人爲操作所造成, 如果是後者, 即爲自我實踐。這可從對應的隨機吉祥姓名筆劃係數與算過的迴歸係數及相關的檢定來判定。「華人動態資料庫」2014 年的調查有詢問受訪者自己的姓名是否經過計算筆劃數才取或改的, 因此本文可將筆劃命理上吉祥姓名區分是計算而得, 還是只是巧合。如果姓名筆劃命理真的對人的一生運勢有影響, 因巧合而取的吉祥

姓名者的運勢要比凶姓名者的運勢顯著的好, 如此也避免了自我實踐問題的干擾。

本文除第 1 節外, 第 2 節爲迷信的相關文獻回顧; 第 3 節介紹姓名命理, 但只限於與姓名筆劃數有關的部分, 因爲能量化的部分才是本文分析的部分。第 4 節介紹中文字筆劃數的處理, 一般而言, 所有姓名筆劃數的計算須依康熙字典爲準, 但部分命理家主張極少的字例外, 但這項例外並未取得共識。第 5 節介紹本文使用的資料與初步歸納姓名筆劃數的吉凶結果, 並以所得、教育、快樂、主觀健康、婚姻狀態代表運勢, 分析姓名筆劃與運勢間的關係, 即初步觀看吉祥的姓名是否真的比凶的姓名有較佳的所得、教育、快樂、主觀健康、婚姻狀態。除了將姓名分爲吉、吉帶凶、凶帶吉與凶四類外, 本文再將其區分爲取名前刻意計算過與未計算過姓名筆劃, 以區分含有與不含有自我實踐的吉祥姓名與運勢關係的差異。第 6 節介紹本文的研究方法與結果分析; 第 7 節爲結論。

## 2 文獻回顧

華人特殊的迷信近來在學術上有越來越多的研究, 例如西方文獻開始討論華人偏愛在龍年生育的行爲與影響 (Goodkind, 1991; Goodkind, 1996; Yip, Lee, and Cheung, 2002), Wong and Yung (2005) 利用香港的人口調查資料進一步討論龍年出生者是否有更好的運勢, 這裡的運勢只是簡單的以所得代表, 他們發現生肖間的所得並無統計上的顯著差別。Senbet and Huang (2012) 使用美國的 Panel Study of Income Dynamics (PSID) 資料分析, 比較特別的是, 他們使用的是美國人的資料, 並強調因美國人沒有這樣的迷信, 所以不會有自我實踐的內生問題, 也就是會刻意挑選生出龍子龍女的父母, 也會投資於子女更多。他們的結論是龍年出生的美國人不會有較高的所得。Johnson and Nye (2011) 則以美國人口普查的亞裔資料研究, 發現在龍年出生者其教育程度顯著較高, 之所以較高, 並不是因爲他們有較佳的運勢, 而是他們的父母是屬於較會投資於子女的那一族群: 高所得、高教育及年紀長。換言之, 這是父母的自我實踐。至於爲什麼香港的龍子龍女並沒有表現比較好, 就與年齡層擁擠 (cohort crowding) 有關, 同一年齡層的人口數越多, 在教育供給不變下, 龍子龍女平均能受的教育反而

臺灣人口資料庫

比較低, 過多人同時進入勞動市場不易得到有利的工資條件 (Bound and Turner, 2007)。

西方雖沒有搶生龍子龍女的迷信, 但有13號星期五爲不祥徵兆的迷信。這方面文獻有三類: 13號星期五出生的小孩是否比較不幸; 13號星期五的股市報酬是否比較低; 13號星期五是否發生比較多的意外與急診。生龍子龍女可以操弄, 但要刻意避開13號星期五生小孩並不容易, 尤其西方並不流行剖腹生產。Fidrmuc and Dios Tena (2015) 以薪資、就業機率與有伴侶機率代表福祉, 他們發現13號星期五出生與這三項變數無顯著關係。13號星期五也被拿來研究是否會影響股市報酬, 除了早期 Kolb and Rodriguez (1987) 的短文以紐約股市資料分析, 認爲13號星期五的股市報酬低於非13號星期五的報酬, 後續的研究幾乎都顯示13號星期五與股市報酬無關 (Dyl and Maberly, 1988; Chamberlain, Cheung, and Kwan, 1991; Agrawal and Tandon, 1994; Coutts, 1999; Coutts and Hayes, 2002)。Lucey (2001) 反而發現13號星期五的股市報酬較高。至於13號星期五是否會發生較多意外或急診, Näyhä (2002) 利用芬蘭的資料顯示女性因交通事故死亡的機會顯著高於男性, 他認爲這是因爲女性較易焦慮, 意謂這也是一種自我實踐。不過 Radun and Summala (2004) 以更完善的芬蘭資料反駁 Näyhä (2002)。較近的研究如 Schuld et al. (2011) 與 Lo et al. (2012), 則發現13號星期五並無較多急診或手術失血過多的案例。

上述的討論可知13號星期五的迷信在西方並無實際的效果, 有趣的是華人對數字的迷信卻在房市造成實際的影響。華人認爲8是吉祥數字, 4是不祥數字, 這從許多台灣醫院沒有含4數字的樓層及病房即知。Fortin, Hill, and Huang (2014) 發現美國加州華人密集地區, 地址最終數字是4的房屋價格較低, 而地址最終數字是8的房屋價格較高。Shum, Wei, and Guangliang (2014) 使用中國大陸四川成都資料, 得到樓層尾數爲8的建屋價格較高或售出較快。迷信影響人們對市場的需求, 進而影響了價格。如果入住醫院樓層或病房數含4數字的病人因焦慮而加重病情, 住屋在樓層或地址尾數含4的住戶因懷疑自己總會遭遇惡運而悶悶不樂, 迷信因自我實踐而產生了影響, 進而產生了正負的價值。所以, 迷信除了爲命理師帶來市場的需求, 迷信也因自我實踐而創造可能的價值與成本。

臺灣人文社會研究資料庫

華人對數字的迷信也影響到兩岸的資本市場, Bhattacharya et al. (2017) 分析台灣期貨交易個別資料, 發現包含數字 8 送出的限價單 (limit orders) 明顯多過包含數字 4 送出的限價單, 這樣的數字迷信爲投資人帶來較高的交易損失。隨著交易經驗的增加, 投資人會越來越不再迷信幸運數字。Hirshleifer, Jian, and Zhang (2016) 分析中國大陸企業首次公開募股 (Initial Public Offerings, IPO) 的行爲, 發現上市代碼採用吉祥數字的 (含 6、8、9, 但無 4) 企業數高於隨機發生, 驗證企業家迷信幸運數字的心態。這些企業的期初交易價格相較於不吉上市代碼 (含有 4) 企業會有溢價 (premium), 這些因幸運數字高估的溢價將在三年內消失, 而且其後續的表現低於不吉上市代碼的企業。

漢字並非私有財, 每個人都可免費的任意使用漢字, 吉祥的名字不會像住宅因稀少而產生實際的市場價值, 被命名者是否真的有比較好的人生運勢或效用, 從未被嚴謹研究過。遵循姓名筆劃數的迷信除了要付命理師一筆費用, 似乎也沒有很明顯的成本。如果他/她恰巧是台灣普遍的姓氏, 可能也會與許多人同名同姓。例如,「陳」是台灣的第一大姓, 根據內政部 (2014) 出版的《全國姓名統計分析》, 全台最多同名同姓者的女性與男性都姓陳, 女性爲陳怡君, 在 2014 年有 6,106 人; 男性爲陳冠宇, 有 3,940 人。不消說, 這兩個姓名在姓名筆劃的計算都是大吉。[1] 不過, 駱明慶 (2005) 的研究卻發現, 不含姓的名字出現越頻繁, 大學聯考反而表現比較不好。他解釋家庭背景好的父母比較有能力爲子女取個「與衆不同」的名字, 所以這是反映家庭背景。同樣的, 李維特與杜伯納 (2006) 在其書中第六章也說, 社經地位高的人帶起某名字的流行, 傳到低社經地位, 高社經地位的人再帶起另一名字的流行, 名字與成就的關係在不同世代有不同的結果。這種姓名背後隱含家庭背景或父母期待在分析姓名與成就上會發生類似自我實踐的問題。

[1] 以本研究後文介紹的人格、地格、外格與總格, 陳怡君這些格的筆劃數分別爲 25、16、8 與 32 劃, 全部都爲吉; 三才爲「金土土」, 亦爲吉。陳冠宇這些格的筆劃數分別爲 25、15、7 與 31 劃, 全部都爲吉; 三才與陳怡君相同。滿足全部吉祥筆劃的要求。

臺灣大學經濟學系 圖書

表 2: 四類吉凶姓名筆劃數 (八十一靈數)

| 凶 | 凶帶吉 | 吉帶凶 | 吉 |
|---|---|---|---|
| 2、4、9、10、12、14、19、20、22、28、34、36、44、46、49、54、56、59、60、62、64、66、69、70、72、74、76、79 | 26、38、57、58 | 27、30、40、42、43、50、51、53、55、61、71、75、77、78、80 | 1、3、5、6、7、8、11、13、15、16、17、18、21、23、24、25、29、31、32、33、35、37、39、41、45、47、48、52、63、65、67、68、73、81 |

## 3 姓名筆劃命理介紹

在姓名學中, 能直接依筆劃數斷定運勢的有八十一靈數、三才與五格。所謂八十一靈數是指筆劃數從 1 至 81 劃各自被賦予吉、吉帶凶、凶、凶帶吉的意義 (表 2)。若超過 81 劃, 再減 80, 所以 81 劃的意義與 1 劃的吉凶意義相同。也有將八十一靈數的吉凶分類少於四類, 如吉、中、凶,[2] 有些分爲吉、吉帶凶、吉凶各半、凶帶吉、凶五類 (楊智宇, 2014) 或大吉、吉中帶凶、不吉不凶、凶中帶吉、大凶五類 (何榮柱, 2013)。由於命理師對吉凶分類的多寡不同, 後文先以吉凶四分類初步呈現統計敘述結果, 因爲吉的認定大致一致, 迴歸分析時只分爲吉與非吉兩類。[3]

最簡單的取名術數就是姓與名的總筆劃數 (也稱總格) 滿足八十一靈數中的吉, 不論單姓或複姓, 也不論單名或雙名, 只要全部的筆劃數加總即可。稍微複雜一點的則是人格、地格與外格的筆劃數都滿足八十一靈數中的吉 (蔡璧全, 2004; 小孔明, 2012; 楊智宇, 2014), 下文會說明如何計算人格、地格與外格的筆劃數。必須注意的是, 字的筆劃數並非按現代字典書寫的筆劃, 而是按康熙字典的筆劃數。以台灣常見的「陳」爲例,「阝」部首在古字爲「阜」, 前者三劃, 後者八劃,「陳」現代書寫的筆劃數是 11 劃, 命理

[2] 命運網站: http://www.fengshuihk.net/master-fate/name/2449–81.html (2016 年 11 月 3 日)。

[3] 偶爾有少數命理網站將 57、58、61 歸在吉, 圖 2 顯示筆劃數 53 以上者已少之又少, 影響非常有限。這些網站如 http://www.dearmoney.idv.tw/paper/menu_paperlist/?ID=13&list=view&bysubpno=002, http://www.fengshuihk.net/master-fate/name/2449–81.html (2016 年 11 月 3 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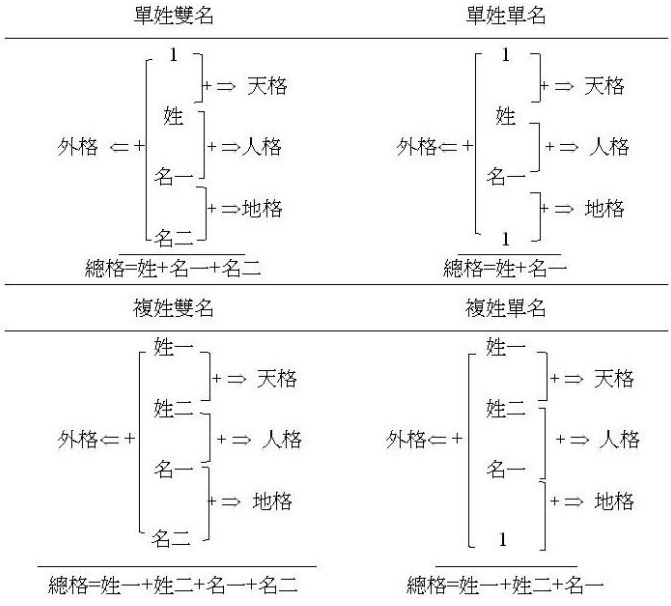



圖 1: 姓名的天格、人格、地格、外格與總格的筆劃計算方式

註:「+」表示筆劃數相加。

的筆劃數是16劃。有關筆劃數的部分, 本文會在「中文字筆劃數處理」有較詳細的說明。

三才是計算姓名中的天格、人格、地格三者的筆劃數, 以台灣最普遍的單姓雙名的三個字姓名爲例, 所謂天格是姓的筆劃數加1; 人格是姓的筆劃數加名字第一個字的筆劃數; 地格是名字的兩個字的筆劃數加總。其他情況如單姓單名、複姓雙名與單名的三格筆劃數計算請參考圖1。天格指先天運, 屬祖先留傳, 因此已不受命名的影響。人格指主運, 代表自己, 是所有格運的中心。地格則代表基礎運。三格筆劃數各自計算好後, 再取各格筆劃數的個位數, 如果爲1與2歸「木」; 3與4歸「火」; 5與6歸「土」; 7與8歸「金」; 9與0歸「水」(見表3)。這三格的五行排列順序決定了姓名的吉凶。因爲每一格都有五種可能 (即五行: 金木水火土), 天格、人格與地格的全部可能的五行排列就有125種 ($5 \times 5 \times 5$)。例如「陳水扁」的天格17劃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 3: 姓名筆劃金木水火土的五行認定

| 筆劃數<br>個位數 | 1與2 | 3與4 | 5與6 | 7與8 | 9與0 |
|---|---|---|---|---|---|
| 五行歸屬 | 木 | 火 | 土 | 金 | 水 |

表 4: 不同命理師對125種三才格局的評價

| | 網站一 | 網站二 | 楊智宇 | 何榮柱 |
|---|---|---|---|---|
| 吉 (最吉、吉、大吉) | 28 | 16 | 28 | 26 |
| 次吉 (吉、小吉、吉中帶凶) | 9 | 9 | 9 | 29 |
| 平上 (平吉、上平、不吉不凶) | 6 | 12 | 6 | 14 |
| 平 (半平、中平、凶中帶吉) | 41 | 2 | 41 | 8 |
| 平下 (凶、平、大凶) | 41 | 67 | 41 | 48 |
| 最凶 | | 19 | | |
| 總和 | 125 | 125 | 125 | 125 |

註: 網站一: http://www.356.com.tw/teaching/?parent_id=1274 (2016年11月3日); 網站二: http://www.cdi.org.tw/name/n-3-water.html (2016年11月3日); 楊智宇 (2014); 何榮柱 (2013)。

(16 + 1), 人格20劃 (16 + 4), 地格13劃 (4 + 9), 因此三才爲「金水火」。[4] 列出這125種五行的排列與吉凶相當費篇幅, 而且命理家間的意見也不完全一致, 吉是評價中歧見最小的。表4選擇兩本命理書與兩個命理網站所評價的125種三才格局, 除了網站二分成六類, 其餘都分爲五類。除網站一與楊智宇 (2014) 兩者評價一致外, 其餘並不一致。本文在迴歸分析時, 挑選23種三才格局都至少全被表4的命理網站與書列爲吉的歸類成「吉」, 其餘歸類爲「非吉」。[5]

五格是三才的延伸, 除了天格、人格、地格, 再增加外格與總格。總格是姓名中所有字的筆劃數加總, 外格在單姓雙名的例子是姓名的最後一字加

[4]金水火的三才格局爲凶。

[5]125種三才格局只有23種具有共識的吉, 加上人格、地格、外格、總格須滿足八十一靈數, 復加上正面字義的字有限, 要能滿足所有這些的限制並不容易, 也難怪名字的重複率高。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 版權所有

1。除了天格外, 其餘四格須滿足八十一靈數中的吉。如同三才, 五格筆劃數各自計算好後, 再取各格筆劃數的個位數, 其金木水火土的歸類與三才相同。五個格, 每個格又爲五行中的一種, 因而有 3,125 種可能排列, 遠多於三才的 125 種組合。因此, 也沒有命理師如同三才將所有的五行組合分成明確的吉凶類別。在姓名術數中也有人認爲五格會分別影響一個人的各階段年紀, 地格影響 1 至 24 歲; 人格影響 25 至 36 歲; 外格影響 37 至 48 歲; 總格影響 49 歲以後。對各年齡階段的影響, 部分說法可能不同, 但各格影響的先後順序大致如此。

本文將分析所謂算姓名筆劃究竟主要是針對總格、人格、地格、外格或三才的那一項吉凶的標準計算, 並以此來檢驗其與個人成就 (受教育程年數與所得) 及快樂的關係。又因總格、人格、地格與外格是對不同年齡階段的影響, 本研究也將視受訪者所在的年齡層, 以其對應的格數來檢驗其與個人成就及快樂的關係。

## 4 中文字筆劃數處理

繁體中文字元資料庫目前能將字碼 (code) 連結本身系統設定筆劃數的有「統一漢字」資料庫 (unicode han database, 簡稱 unihan) 與國家發展委員會的「CNS11643 中文標準交換碼全字庫」(簡稱全字庫碼)。[6]「統一漢字」的字碼稱爲「統一碼」(unicode)。[7] 研究目的如果是中文字的筆劃數,「統一漢字」不會是適當的選擇, 這是因爲「統一碼」中的部分字元筆劃數不同於台灣標準國語字典標示的筆劃數。例如, 台灣常見的姓氏「陳」, 在「統一漢

[6]「CNS11643」爲民國 75 年 8 月中央標準局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前身) 頒布的國家標準編號; 民國 81 年由原 2 個字面 (13,051 字, 亦即 BIG5 字集) 擴編爲 7 個字面 (48,027 字), 5 月公布並更名爲「中文標準交換碼 (Chinese Standard Interchange Code)」。截至目前爲止, CNS 已編碼超過 10 萬 7 千個字 (詳見全字庫網頁: http://www.cns11643.gov.tw/AIDB/statistics.do)。

[7]早年各國採用各自編制的字元碼, 雖同一字元, 編碼卻不同; 或同一編碼卻代表不同字元, 造成國際間資訊交流的阻礙。國際標準組織 (International Standard Organization, ISO) 部分會員國於 1984 年發起制定新的國際字元集編碼標準, 然其編碼結構遭到美國部份電腦業者的反對。1991 年美國電腦業者共同出資成立「統一碼協會」(The Unicode Consortium), 專責「統一碼」的字元蒐集、整理、編碼等工作。「統一漢字」(unihan) 即是在「統一碼」架構下編制中文、日文與韓文中的漢字字元。

字」的「統一碼」爲 9,673, 筆劃爲 10 劃。[8] 而「陳」在標準國語字典標示的筆劃數或常用國字標準字體筆順學習網之筆劃數爲 11,[9] 兩者於筆劃數計算上並不一致。一種可能是陳的部首「阝」在國語字典的標準筆劃爲 3 劃, 但在「統一漢字」只有兩劃, 其他「阝」部首的字元也顯示了在兩個資料庫的這樣筆劃差異。[10]「陳」在全字庫的字碼爲 1–5D73, 對應的筆劃數爲 11。因此, 中文字元書寫筆劃數採取全字庫較爲正確。

不過, 算命採用的姓名筆劃數是以古字的寫法爲標準, 也就是康熙字典上載明的筆劃數。例如, 陳的部首「阝」在古字爲「阜」, 前者三劃, 後者八劃, 書寫筆順的筆劃與命理採用的筆劃數差距甚大。如果是命理的筆劃數,「陳」是 16 劃, 現代筆順的筆劃數是 11 劃。[11] 因此全字庫字元的筆劃數至少要在部首筆劃數做調整, 才可符合姓名命理的筆劃數。不過, 需要調整的筆劃數若非出現在部首, 就很難進行系統性的規則調整。例如, 具有「止」構字元的字, 在康熙字典中會因「止」在字元中所在的位置不同而賦予不同的筆劃數, 如「止」構字元位於字的左側, 則左邊豎劃與下方橫劃合爲一筆劃, 即「止」, 此時只有三劃。基於這樣的原則, 政、紫、柴在康熙字典中分別爲八、十一、九劃, 而非全字庫現代書寫的九、十二、十劃。若「止」構字元不位於字的左側, 則左邊豎劃與下方橫劃不相連, 分爲二筆劃, 止的筆劃數爲四劃, 如: 正、嫣、蘋, 其在康熙字典的筆劃數分別爲五、十四、二二劃。不僅如此, 某些字並無規則地顯示康熙字典筆劃數與現代書寫的筆順與筆劃不同, 名字中常出現的「成」, 現代書寫爲六劃, 但康熙字典顯示爲

[8] 詳見 http://www.unicode.org/cgi-bin/GetUnihanData.pl?codepoint=9673&useutf8=true,「陳」的總筆劃欄位 (kTotalStroks) 爲 10。

[9] http://stroke-order.learningweb.moe.edu.tw/home.do。

[10] 作者本來猜測兩個字元資料庫筆劃數的不同可能是我們寫中文與日本人寫漢字的筆順不同所造成, 因爲「統一碼」8.0.0 版的漢字資料庫附錄 (Unicode® Standard Annex #38) 的三位西方編輯有兩位附上日文姓名: John H. Jenkins (井作恆)、Ken Lunde (小林劍)。不過這並不是原因, 因爲日文的漢字筆順與筆劃檢索網頁 (http://kakijun.jp/) 一樣給與予「陳」11 的總筆劃數。所以「統一漢字」的筆劃數爲何與全字庫不同的原因不明。

[11] 這些需調整筆劃數的部首尚包括書寫的扌爲三劃, 按部首手字計爲四畫; 忄爲三劃, 按心字計爲四畫; 氵爲三劃, 按水字計爲四畫; 犭爲三劃, 按犬字計爲四畫; 王爲四劃, 按玉字計爲五畫; 書寫的「艹」草字頭爲四劃, 但按部首「艸」爲六畫。書寫的衤部爲五劃, 按衣字計爲六畫; 月爲四劃, 按肉字計爲六畫。辶爲四劃, 以走字計爲七畫; 阝爲三劃, 若按邑字計爲七畫; 阝爲三劃, 按阜字計爲八畫。

臺灣大學哲學系

七劃,[12] 又如「曹」在現代書寫爲十一劃, 而康熙筆劃卻爲十劃。因此, 由全字庫或「統一漢字」資料庫進行筆劃調整的方式難保不發生錯誤。這裡須說明「曹」究竟是十劃或十一劃, 命理師的意見也不一致。部分命理師將曹列爲十一劃, 他們也主張漢字一至十筆劃數是依其數字而定, 如九就是九劃, 而非兩劃(陳哲毅, 2007; 陳添賜, 2010; 小孔明, 2012; 游競翔, 2012; 楊智宇, 2014; 何榮柱, 2013; 王博仕與王艦, 2015)。部分命理師則認爲應完全依康熙字典爲準, 如李丞貴 (2014)。一種可能是, 李丞貴是香港的命理師, 書也是香港出版, 其他書則都是台灣出版, 前者全部依照康熙字典, 後者將這些數字國字依字面之筆劃數, 所以這裡可能就有台灣派與香港派之別。何榮柱 (2013) 雖然在文中也不斷強調一切以康熙字典筆劃爲準, 卻又在「容易誤算的字」(P. 482) 中強調四至十是依其靈意, 非依其筆劃數, 只是其未解釋靈意從何而來, 照這樣的邏輯, 如果名字中含有百千萬億兆, 是否其靈意筆劃也是百千萬億兆? 不過這些代表過大數值的漢字卻依然是遵照康熙字典的筆劃數。在何榮柱 (2013)「常見字筆劃」(P. 483) 又將九列爲兩劃, 反而不是九劃。總之, 這些都說明少部分漢字在命理筆劃數計算的不一致與混亂。可想而知, 台灣民衆應該多數採用台灣派系命理師的主張, 因此我們以台灣派換算筆劃數, 不過名字中含四到九的應該占相當少數。

「華人動態資料庫」中的姓名資料庫的文字是以 UTF-8 編碼儲存, 而「統一漢字」是 以 UTF-16 儲存。全字庫提供各類編碼超過 10 萬字的轉換檔,[13] 因此不同編碼可透過此檔轉換。然即使轉成附有筆劃數字碼的統一碼或全字庫字碼, 其筆劃數可能並非命理計算上的筆劃數。有鑑於此, 本文直接建立康熙字典筆劃數資料檔,[14] 經由「華人動態資料庫」內部人員的協助,[15] 將「華人動態資料庫」中的的每一姓名字元轉爲康熙字典筆劃

[12]有趣的是, 某些命理網站提供的「康熙筆劃字庫」卻將「成」歸爲六劃 (如 http://www.neighbor168.com/name543/name7.htm), 說明了筆劃數計算的混亂。

[13]參見 http://data.gov.tw/node/5961#comment。

[14]作者感謝中文語意專家意藍科技董事總經理提供康熙筆劃數主要字元, 少數不足部分作者再自行補足。

[15]作者特別感謝「華人動態資料庫」在中文字元連結康熙字典筆劃數計算所提供的電腦運算協助。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數。[16] 但極少數的字並未被包含在康熙字典中, 因此也沒有對應的康熙筆劃數, 本文則以康熙筆劃數的計算規則計算筆劃數, 這也是一般命理網站計算此類中文字元的方式。如果不是因爲資料隱私問題, 坊間的命理網站是有提供以康熙筆劃數計算大量姓名的收費服務。爲顧及資料庫個人的隱私, 並檢測中文字元轉爲康熙字典筆劃數的正確性,「華人動態資料庫」內部人員將中文字元轉爲康熙字典筆劃數的運算功能設計成內部網頁, 本研究再利用大學入學數千筆名單檢驗並勘誤及修改康熙字典筆劃檔, 直至其正確性無誤。

資料中非常少數的外國人一方面沒有算姓名筆劃數的習俗, 一方面姓名字數過多, 本文予以刪除。在計算複姓之五格時有一致的規則, 但命理師對計算冠夫姓之五格並無共識, 有些主張冠夫姓視同複姓 (林煒能 2012); 也有認爲冠夫姓是婚姻造成, 不應納入計算。[17] 總之, 對冠夫姓筆劃計算的不一致也顯示筆劃命理的不一致。四個字的名字可能是複姓或冠夫姓,[18] 由於資料隱私的問題, 我們無法確認, 加上對冠夫姓命理筆劃計算的不一致, 因此都刪除。[19]

## 5 資料初步整理與結果

本研究採用「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2014年調查資料, 該年也是第一次詢問姓名筆劃問題的調查。「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採用「分層三段等機

[16]中文字元在電腦中均以字碼型式儲存, 本文使用 UTF-16 編碼作爲資料處理的索引。技術上先以 PHP (Hypertext Preprocessor, 超文字前處理器) 程式讀取作者自行準備的中文字元與康熙筆劃數對照檔。如此, 每個中文字元的字碼就有對應的康熙筆劃數。接著再以「華人動態資料庫」中的每個姓名以 PHP 程式逐筆與逐字迴圈對照康熙筆劃數, 即可在電腦上完成各姓名中每個字的康熙筆劃數。爲瞭解採用現代筆劃數與康熙筆劃數計算的差異, 本文也利用全字庫提供的字碼轉換及筆劃數檔計算姓名的現代筆劃數。

[17]如 http://www.fushantang.com/1012/1012c/j3052.html。

[18]複姓指姓氏有兩個字, 如歐陽、上官、司馬等。雙姓是早期父母兩個姓氏合爲一姓, 如張簡、范姜等。不過, 內政部出版的《全國姓名統計分析》已將雙姓也稱爲複姓。因此本文也將兩者統稱爲複姓。

[19]根據內政部的《全國姓名統計分析》, 台灣的複姓人口數僅占全人口的0.12%。冠夫姓雖較多, 但多半是年長女性。但如果原來單姓單名, 婚後冠夫姓, 其冠夫姓後的姓名依然爲三個字, 就仍在本文樣本中。不過, 2014年全國單名的女性只占全女性人口的2%, 而冠夫姓比例也僅約10%, 冠夫姓後的姓名爲三個字者顯然是少數中的少數。

臺灣大學社會學系

率」抽樣, 從1999年開始首次調查, 至2014年已建立四個出生年齡層主樣本, 分別是民國24至43年、42至53年、53至65年、66至72年出生, 各自的首波調查爲2000年、1999年、2003年、2009年, 首波的樣本數分別爲999、1,959、1,152、2,092。由於樣本的流失, 至2014年, 原始具姓名完訪者有4,668名, 刪除274筆名字爲4個字及以上之觀察值, 最終觀察值筆數爲4,394筆。「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2012年以前爲每年調查, 以後爲每兩年調查一次, 因此2013年並無調查。因2014年並未詢問父親是那裡人、父母親教育程度與父母對子女的相關教育投資 (「您16歲之前, 您父母是否曾經爲了幫子女遷至較好的學區, 或爲了子女就學方便而搬家?」與「請問您在國中/初中 (職) 時候, 有沒有參加校內課業輔導或校外補習班?」), 本研究追溯各年齡層第一波的調查資料。快樂迴歸中所採用之失業除當年度外, 也採用以往的所有年度, 除姓名筆劃爲自行計算外, 其他變數都採用2014年的調查變數。

表1按性別、族群、年齡、教育與地區層顯示姓名是否算過筆劃數, 三成五的人算過, 若不考慮「不知道」, 則有四成三的人算過。性別間無明顯差異。族群是以「父親是那裡人?」做辨識, 如果未填答或不清楚父親是那裡人, 或是台灣以外的族群, 就歸爲「其他」。閩南與客家族群算姓名筆劃數高過外省, 外省高過原住民。年齡層越低或教育程度越高, 此比例越高, 如不考慮「不知道」, 45歲以下有超過一半算過姓名筆劃數; 大學及以上也有超過一半算過姓名筆劃數。北中南部算過姓名筆劃數的比例高過東部, 北部與中部又高過南部。[20]

表5將前文介紹的姓名命理之姓名總格筆劃數, 依據表2將受訪者姓名分成由上至下的「凶」、「凶帶吉」、「吉帶凶」及「吉」四類。「華人動態資料庫」2014年的姓名術數調查問項有:「您現在的名字是算過筆劃才取的或改的嗎?」, 答案有「是」與「不是」, 以及「不知道」。每個吉凶類別再分爲算過、沒算過與不知道三類。姓名筆劃總筆劃之總格屬吉者, 可能是計算而得 (算過), 可能只是巧合 (沒算過), 也可能受訪者並不知道。

表5的第一欄爲次數, 因每個問題回答人數不一, 用來計算觀察值的數目也不同, 其中平均快樂、平均健康與平均離婚率以4,394筆資料計算, 也

[20]各縣市歸屬何地區參照國家發展委員會出版的「都市及區域發展統計彙編」。

臺灣人口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 5: 姓名筆劃算過及吉凶與運勢之關係

| 凶 | 次數 | 占凶% | 占相同是否算過%[a] | 教育 (年) | 快樂[b] | 所得 (元) | 健康[c] | 離婚率 |
|---|---|---|---|---|---|---|---|---|
| 算過 | 125 | 21% | 8% | 13.57 | 5.10 | 48,645 | 3.45 | 4.00% |
| 沒算過 | 339 | 58% | 17% | 11.42 | 4.85 | 44,060 | 3.39 | 4.72% |
| 不知道 | 121 | 21% | 15% | 10.73 | 4.68 | 49,157 | 3.33 | 4.13% |
| 總次數/平均 | 585 | 100% | 13% | 11.74 | 4.87 | 46,254 | 3.39 | 4.44% |
| 凶帶吉 | 次數 | 占凶帶吉% | 占相同是否算過% | 教育 | 快樂 | 所得 | 健康 | 離婚率 |
| 算過 | 40 | 17% | 3% | 13.98 | 4.88 | 61,346 | 3.53 | 5.00% |
| 沒算過 | 152 | 65% | 7% | 11.91 | 4.94 | 53,211 | 3.45 | 2.63% |
| 不知道 | 43 | 18% | 5% | 11.67 | 4.74 | 41,630 | 3.47 | 4.65% |
| 總次數/平均 | 235 | 100% | 5% | 12.22 | 4.89 | 53,335 | 3.47 | 3.40% |
| 吉帶凶 | 次數 | 占吉帶凶% | 占相同是否算過% | 教育 | 快樂 | 所得 | 健康 | 離婚率 |
| 算過 | 108 | 20% | 7% | 13.71 | 4.94 | 44,910 | 3.48 | 6.48% |
| 沒算過 | 318 | 59% | 16% | 11.21 | 4.98 | 56,922 | 3.36 | 5.97% |
| 不知道 | 110 | 21% | 14% | 11.11 | 4.95 | 44,571 | 3.26 | 7.27% |
| 總次數/平均 | 536 | 100% | 12% | 11.69 | 4.97 | 51,688 | 3.36 | 6.34% |
| 吉 | 次數 | 占吉% | 占相同是否算過% | 教育 | 快樂 | 所得 | 健康 | 離婚率 |
| 算過 | 1,271 | 42% | 82% | 14.79 | 4.90 | 50,052 | 3.51 | 3.86% |
| 沒算過 | 1,227 | 40% | 60% | 12.44 | 4.93 | 45,972 | 3.44 | 4.56% |
| 不知道 | 540 | 18% | 66% | 12.60 | 4.70 | 50,064 | 3.39 | 3.89% |
| 總次數/平均 | 3,038 | 100% | 69% | 13.45 | 4.87 | 48,560 | 3.46 | 4.15% |

註: a.「占相同是否算過%」指同樣是算過、沒算過或不知道, 吉凶的四種姓名筆劃各占的百分比。以此欄四種姓名吉凶的第一列的數值爲例, 凶占所有算過者的 8%, 凶帶吉占所有算過者的 3%, 吉帶凶占所有算過者的 7%, 吉占所有算過者的 82%, 總和爲 100%, 依此類推沒算過與不知道。

b. 快樂以數字 1–7 表示, 數字越大代表快樂程度越高。

c. 主觀健康以數字 1–5 表示, 數字越大代表越自認爲健康。

資料來源:「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2014 年調查。

臺灣大學學術研究資料庫

是第一欄的觀察值數分配, 而平均受教育年數以4,392筆計算, 無工作者不會有所得, 故平均所得只以2,967筆計算而得; 第二欄爲第一欄次數占各吉凶類別的百分比, 本欄顯示除吉類別外, 都是沒算過比例較高; 第三欄以是否算過 (算過、沒算過與不知道三類) 爲基礎, 計算各吉凶次數占各類是否算過的百分比, 以此欄四種姓名吉凶的第一列的數值爲例,「凶」占所有算過者的8%,「凶帶吉」占所有算過者的3%,「吉帶凶」占所有算過者的7%,「吉」占所有算過者的82%, 總和爲100%, 依此類推本欄沒算過與不知道的百分比意義。雖然第三欄不論算過與否, 都是吉的比例最高, 又以算過的82%爲最。以吉凶四類別各自總次數來看, 姓名筆劃爲「吉」類別次數爲最多, 筆數爲3,038筆, 近七成的受訪者姓名落在「吉」分類中, 而「凶」類別次之爲585筆, 佔13%, 其餘「吉帶凶」類別佔12%、「凶帶吉」類別佔5%。

表5以最右的五欄, 即平均受教育年數、平均快樂分數、平均所得、平均健康分數、平均離婚率代表運勢。這五項變數的問題分別來自問卷上的「最高的教育程度是什麼?」、「最近這陣子的生活過得快樂嗎?」、[21]「平均每個月的總收入」、「請問您認爲自己目前的健康狀況如何?」, 以及婚姻狀態。教育年數以各學歷換算;[22] 快樂以數字1至7表示, 數字越大代表快樂程度越高; 爲使收入的填答率較高, 這份問卷先問所得的明確數量, 若受訪者無法或不願回答, 則改以各所得組距詢問, 此時本文採取中間數值。例如「5–6萬」以5.5萬代表; 主觀健康有五個答項, 由1至5分別爲很好、好、普通、不好、很不好。爲使數值越大表示越健康, 這裡重新定義數值, 將很不好至很好定義爲1至5。

表5的運勢顯示吉的姓名在平均教育年數 (13.45) 上確實最高, 吉筆劃

[21]因爲主觀感受是很難追溯回憶的, 快樂或幸福問卷基本上都只會問現在或最近的感受, 不會問過去或累積一段期間的感受。例如主計總處2015年的國民幸福指數問卷, 有關快樂的題目爲:「請問您昨天覺得快樂嗎?」; 蓋洛普調查 (Gullop World Poll Questions) 的快樂問題: Did you experience happiness during a lot of the day yesterday?; 世界價值觀調查 (World Value Survey) 的快樂問題爲: Taking all things together, would you say you are: 1. Very happy; 2. Quite happy; 3. Not very happy; 4. Not at all happy, 此問題也是現在式的時態。

[22]未受教育爲0年, 國小6年, 國中、初中與初職9年, 高中與高職12年, 五專與二專14年, 三專15年, 大學或技術學院16年, 碩士18年, 博士22年。

臺灣大學社會科學資料庫

中算過者的教育年數 (14.79) 更是明顯的高, 不過不論筆劃的吉凶, 算過者的教育年數都在同一吉凶類別中最高, 高了兩年以上, 所以算過與否似乎才是與教育年數相關的原因, 而非筆劃數吉凶, 這裡反映姓名是不是吉祥筆劃可能不是關鍵, 而是有沒有算過, 也就是算過者與沒算過姓名筆劃者的家庭背景很可能不同, 前者可能有自我實踐的問題。這與 Johnson and Nye (2011) 發現美國華裔龍年子女的父母較會投資於子女的結論相似, 吉祥姓名者的教育程度也較高。姓名筆劃爲吉的教育以外的運勢並非最好, 反而是吉帶凶的平均快樂最高, 凶帶吉的平均收入與健康最高, 平均離婚率最低。

直覺上, 姓名爲凶不該是計算後的結果。不過前文提及姓名筆劃計算須依康熙筆劃爲準, 而少部分字又非依據康熙字典, 即使由專業命理師計算, 也可能因遵循的系統不同, 而有不一致的結果; 若筆劃計算並非請專業的命理師, 而是由非專業的親朋好友依現代書寫筆劃計算, 算出的現代筆劃數雖爲吉, 但若依康熙筆劃數可能就不是吉。最後, 也有可能是受訪者記錯, 宣稱父母有算過但其實沒有。宣稱姓名筆劃算過, 卻未落在吉的現象, 多少反映計算規則的不一與對規則的不明瞭。

在平均收入上, 除「吉帶凶」算過的薪資較低外, 其餘三類都是算過者的平均收入高過沒算過者。除筆劃數爲凶外, 沒算過的快樂較算過者高。表 5 中算過但非列入吉分類有兩百多筆, 這兩百多筆可能是受訪者記錯或算錯, 也多少反映了前文敘及姓名筆劃規則的不一。須說明的是, 如果使用現代筆劃數的算法, 算過但非列入吉分類的筆數增加爲表 5 的兩倍左右, 這表示大部分人在計算筆劃數時, 採用的是康熙筆劃數的算法。

圖 2 整理姓名的 81 個總筆劃數 (總格) 與各筆劃數出現的次數。整體的分配類似常態, 兩邊發生次數少, 中央出現次數多。最少的姓名筆劃數出現在 11 劃, 最多的姓名筆劃出現 66 劃, 事實上多於 53 劃的姓名就已很少見。比較常見的筆劃數介於 21 至 48 劃。圖 2 顯示吉姓名的筆劃數出現的頻率相較於其他三類有較高的現象, 例如 23 至 25 劃的總格爲吉, 它們的出現次數明顯高過非吉筆劃數的 22 劃與 26 至 28 劃。31 至 37 劃是出現次數較頻繁的, 但 34 與 36 劃的凶在分配次數上明顯較低, 顯示部分人的姓名有刻意挑選吉祥姓名筆劃, 迴避凶的姓名筆劃。圖 3 進一步再區分算過與沒算過,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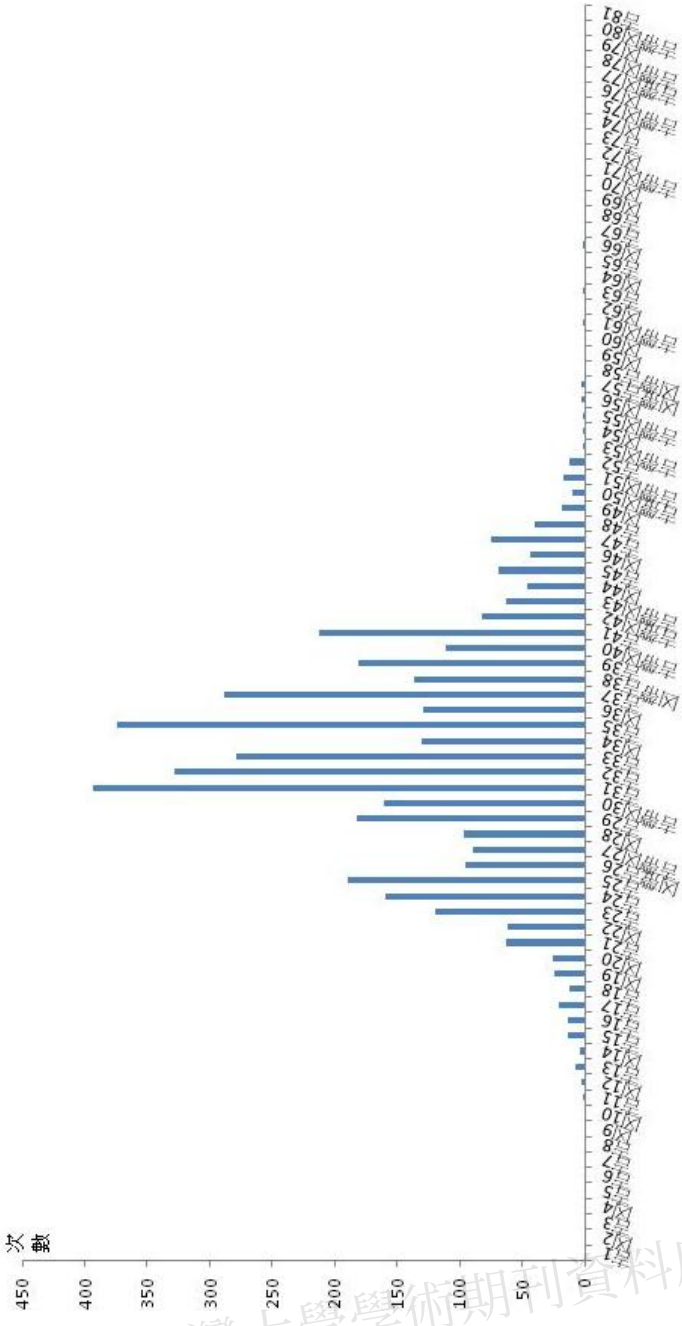



圖 2: 81 姓名筆劃數分配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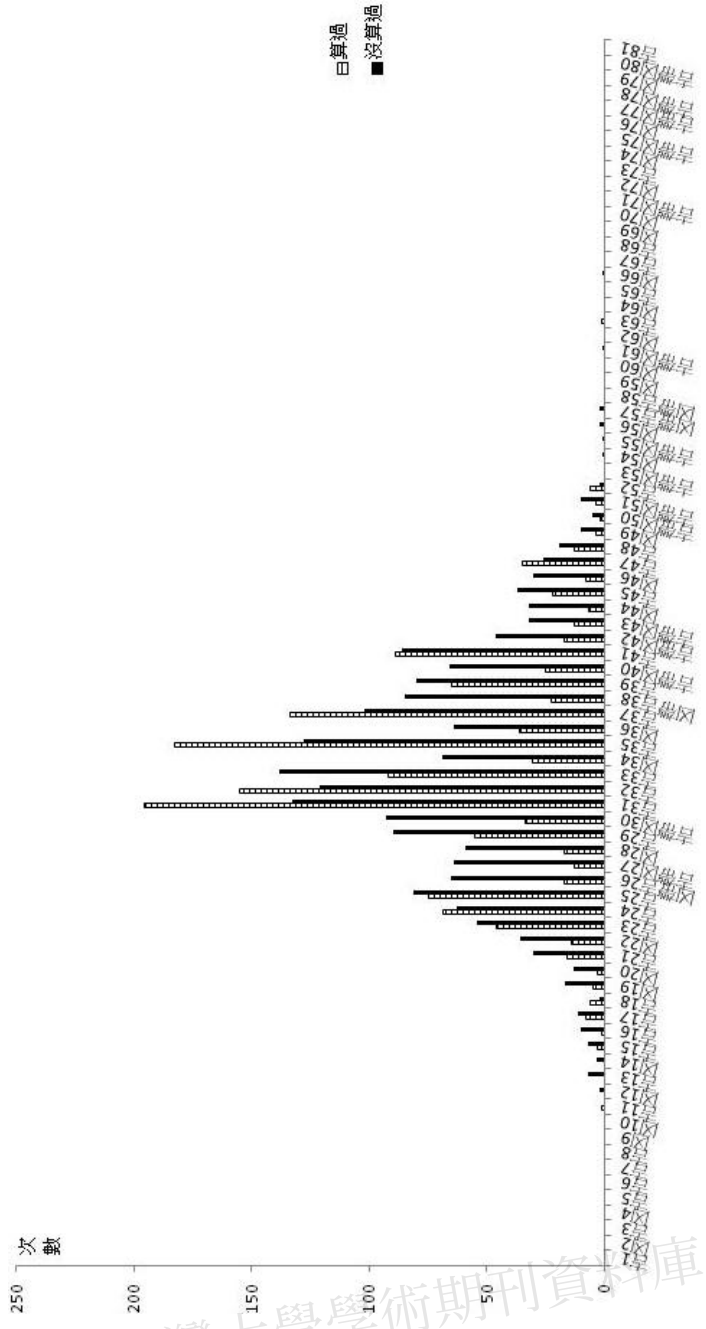



圖 3: 算過與沒算過之 81 姓名筆劃數分配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中的淺色直條爲算過筆劃再取名之次數; 深色直條爲沒算過筆劃即取名之次數。理論上, 我們可將沒算過筆劃的深色直條視爲自然狀況下的姓名筆劃數分配, 將淺色直條視爲「扭曲」狀況下的姓名筆劃數分配, 所謂扭曲是指趨吉避凶。圖 3 顯示算過的淺色分配更爲趨吉避凶, 不過宣稱未經計算的深色分配似乎也有趨吉避凶的態勢, 例如 26 至 28 總筆劃數非吉的發生次數, 其「沒算過」的次數低於其兩側吉 (總筆劃 25 與 29) 的發生次數; 34 與 36 的凶總筆劃其發生次數明顯低於其兩側的吉發生次數; 41 的吉總筆劃發生次數又明顯高於其兩側吉帶凶的筆劃數發生次數。這反映受訪者可能並不知道自己的姓名筆劃其實有經過父母計算。如果將宣稱未經計算的吉祥筆劃數姓名視爲隨機巧合, 其吉祥姓名筆劃的運勢將不含有自我實踐, 也就是這類人的運勢才是真正吉祥姓名筆劃帶來的運勢。如果部分宣稱沒算過的人其實有算過, 表示以宣稱沒算過的人爲基準所估出的吉祥姓名運勢很可能也被高估。表 5 中吉祥姓名但沒算過者的平均教育年數高過其他三類沒算過的平均教育年數, 剛才的解釋說明這有可能不是吉祥姓名造成, 而是算過 (但受訪者不知) 的自我實踐所造成, 這部分的高估可在迴歸中透過控制父母對子女教育的投資而加以控制。

## 6 研究方法與結果

### 6.1 誰會算姓名筆劃與改名?

本文的第一個迴歸分析什麼樣特性的人比較可能在命名前計算筆劃數。有計算過則 C=1, 反之 C=0, 採用 probit 模型。解釋變數包括性別、年齡、族群、地區、父母親教育程度等。性別用來檢驗父母爲子女取名時是否有男女差異; 術數在台灣有逐漸普遍趨勢, 預期低的年齡層有較高的機率在取名前算過筆劃數; 閩南與客家族群因定居較久, 有較久的世代與較廣的親緣關係, 孩子的命名易受家族的影響, 家族只要有人相信命名術數, 就有遵循的壓力, 因此預期外省族群採用姓名筆劃術數低於閩南與客家族群。原住民因有不同於漢族的文化, 預期會算筆劃的機率最低。

基本上, 小孩的命名權在父母, 父母親的教育程度會影響他們相不相信姓名筆劃術數。雖然直覺會以爲教育程度高者會比較不相信術數, 不過表 1 顯示教育與算姓名筆劃呈現正相關。瞿海源 (1999) 發現高教育者會比較

不相信某些術數, 如擇日與改運, 但卻會更相信某些術數, 如算命。瞿海源 (1999) 分析, 高教育者反而更有成就高低的不確定性, 算命在這裡就有了存在的空間; 至於擇日與改運則須透過具體的操弄, 高教育者就較不會去遵循。此外, 2015年「公民科技素養調查」中的簡單敘述統計表也顯示教育程度高者反而比較容易相信星座、算命與幸運數字的擬科學, 不過因爲年齡輕者平均教育程度高, 在未控制年齡下, 這項特性也可能只是反映年齡輕者較易接受這些擬科學。因爲「公民科技素養調查」與瞿海源 (1999) 使用的「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並未詢問姓名筆劃術數, 所以姓名筆劃術數沒有前文的研究可供參考。

爲了瞭解是否父母有自我實踐問題, 自變數中再增加兩項有關父母投資子女教育的變數: 是否遷至或搬至更好的學區、國中期間是否補習。如果有自我實踐問題, 這兩個解釋變數的係數至少一個爲正且顯著或是這兩個係數同時爲0的 F 檢定顯著。另外, 解釋變數中也加上「是否改名」, 用以確認改名者更可能是算過姓名筆劃才改的。

本文樣本約有12%的受訪者改過姓名, 而其中的73%是算過姓名筆劃才改的, 也就是說這些人改名的目的在改運。針對改名者, 本文首先將分析什麼樣的人比較可能改名字; 再觀察改過的名字是否「品質」較佳, 也就是更有可能在不同標準下被歸爲吉祥筆劃; 本文最後也將檢視改過名字且爲吉祥筆劃的受訪者是否有較佳的運勢, 這裡的運勢指快樂、所得、主觀健康或婚姻狀況, 因爲教育年數在早年就已決定, 改名的平均年齡已24歲, 不影響教育年數, 也就是改名這項變數不納入受教育年數的迴歸中。

誰會改名也是採用 probit 模型, 解釋變數與「誰會算筆劃」相同, 但少了「改過名」, 增加受訪者自己的所得與教育, 增加教育是因爲樣本的平均改名年齡爲24歲, 是否改名已有自己的意志。爲盡量增加分析的觀察值數, 本文將所得分組, 保留未填所得或不須填所得的人。人們對未來的不確定會造成憂慮, 而迷信則能減緩憂慮, 所以生活的不確定會提高迷信的傾向 (施寄青與陳燁, 1997; 瞿海源, 1999; Case et al., 2004; Tsang, 2004)。因此誰改名的解釋變數中以三個變數來反映生活可能面臨的不確定性: 是否爲公職人員、[23] 失業與離婚, 公職人員的工作與退休都較有保障, 不確定

[23]作者感謝審查人之一建議以公職人員與否來反映生活的不確定。

臺灣人類學術期刊資料庫

性低, 而失業與離婚都對未來生活帶來較大的不確定性。依此, 可預期公職人員會改名的機率低, 失業與離婚者改名的機率高。[24] 由於失業者沒有工作, 不須填所得, 都會被包含在不須填所得的組別, 所以失業變數與所得將分別置入模型中。

表6首先以 probit model 分析誰的姓名比較可能算過筆劃數。性別並無差異, 這裡沒有重男輕女的現象。年齡層越低, 姓名筆劃會被算過的機率越高, 這與表1一致。改過姓名者的係數與 $t$ 值爲所有變數中最大的, 顯示改名者大部分是爲了改運, 因此改名前會先算姓名筆劃。外省與原住民比較不會算姓名筆劃數, 原住民並無漢族文化與姓氏, 自然不太可能計算姓名筆劃; 瞿海源 (1999) 認爲術數是民間信仰的延伸, 外省族群因常是隻身來台, 相較於閩南與客家族群, 比較缺乏家族的縱向與橫向連繫, 因此也比較沒有家族民間信仰的傳承壓力。在乎孩子姓名所帶來運勢的父母可能是願意投資於子女的父母, 模型用兩項變數來捕捉這可能的特性, 一是父母是否爲子女遷學區; 二爲是否參加補習。結果顯示, 有補習經驗的受訪者其姓名算過筆劃的機率較高。表6最下的 $F$ 檢定爲教育遷戶口係數與國中有補習係數同時爲0, 其值爲8.49, 在1%下顯著, 表示越願意投資子女教育的父母, 越可能爲子女算姓名筆劃數。

以父母未受教育爲基準, 隨著父母教育程度提高至專科, 子女姓名算過筆劃的機率越高。父母教育程度爲大學及以上, 雖然係數仍爲正, 但已不顯著。瞿海源 (1999) 認爲教育對迷信沒有完全的抑制作用, 但有部分抑制及部分鼓勵的作用。在他的分析中, 高教育者雖然比較不相信某類迷信, 但卻比較相信其他類迷信。如果視姓名筆劃命理爲對子女的投資, 父母首先得具備知道有這樣術數的知識; 其次, 父母得具備取得 (acess) 這項資源的條件。換言之, 掌握這類知識與能取得此類資源是父母計算子女姓名筆劃的先決條件, 而教育程度高低與此項先決條件呈正相關。至於父母教育

[24]當然, 誰會算筆劃數也應考慮命名當時生活的不確定性, 只是受訪者出生當時的生活不確定性已很難追溯。華人動態資料庫各樣本的第一波問卷都會詢問受訪者其父母各自任職最長的工作, 以及受訪者在16歲時, 其父母各自的工作。本文分別以這兩個問項建構父母是否爲公職的變數加入誰會算筆劃數的分析, 但都不顯著。由於無法確認以這兩個公職人員變數可適當反映受訪者出生當時的狀況, 所以不能認爲生活不確定與誰會算筆劃數無關。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

表 6: 誰會被算筆劃與誰會改名 Probit 模型迴歸結果

| | 誰會被算筆劃 | | 誰會改名 | | | |
|---|---|---|---|---|---|---|
| | 係數 | *t* | 係數 | *t* | 係數 | *t* |
| 常數 | −0.332 | −1.773* | −0.321 | −1.226 | −0.283 | −1.029 |
| 女性 | −0.020 | −0.474 | 0.118 | 2.352** | 0.098 | 1.893* |
| 年齡 | −0.027 | −11.254*** | −0.018 | −6.053*** | −0.016 | −5.205*** |
| 改過名 | 1.091 | 17.073*** | | | | |
| 教育 | | | −0.038 | −3.867*** | −0.034 | −3.372*** |
| 原住民 | −0.209 | −0.763 | −0.361 | −1.195 | −0.373 | −1.233 |
| 閩南 | 0.573 | 6.541*** | 0.105 | 1.034 | 0.110 | 1.076 |
| 客家 | 0.586 | 5.628*** | 0.071 | 0.583 | 0.087 | 0.707 |
| 其他 | 0.584 | 3.148*** | 0.457 | 2.154** | 0.462 | 2.173** |
| 遷過戶口 | 0.132 | 1.481 | −0.133 | −1.158 | −0.133 | −1.161 |
| 有補習 | 0.199 | 3.772*** | 0.035 | 0.544 | 0.041 | 0.632 |
| 父母最高教育 (無教育爲基準) | | | | | | |
| 不知道 | 0.421 | 2.346** | −0.048 | −0.227 | −0.044 | −0.211 |
| 自修, 國小 | 0.086 | 0.912 | 0.187 | 1.719* | 0.181 | 1.667* |
| 國中 | 0.281 | 2.729*** | 0.254 | 2.107** | 0.253 | 2.102** |
| 高中職 | 0.366 | 3.175*** | 0.231 | 1.665* | 0.234 | 1.688* |
| 專科 | 0.436 | 3.404*** | 0.302 | 1.957* | 0.302 | 1.961** |
| 大學以上 | 0.270 | 1.500 | 0.101 | 0.429 | 0.114 | 0.482 |
| 城市 (出生地) | 0.198 | 3.908*** | | | | |
| 城市 (現居地) | | | 0.095 | 1.721* | 0.099 | 1.800* |
| 自己爲公職 | | | −0.224 | −2.311** | −0.202 | −2.028** |
| 失業 | | | 0.301 | 1.973** | | |
| 離婚 | | | 0.429 | 4.035*** | 0.421 | 3.953*** |
| 所得 (2萬以下爲基準) | | | | | | |
| 未填或不須填 | | | | | −0.206 | −2.085** |
| 2萬 (含)–4萬 | | | | | −0.067 | −0.703 |
| 4萬 (含)–6萬 | | | | | −0.209 | −2.037** |
| 6萬 (含)–8萬 | | | | | −0.260 | −2.009** |
| 8萬 (含)–10萬 | | | | | −0.211 | −1.201 |
| ≥ 10萬 | | | | | −0.190 | −1.207 |
| $\chi^2$/樣本數 | 981.62 | 4,394 | 135.60 | 4,394 | 141.80 | 4,394 |
| *F* test | | 8.49*** | | 0.79 | | 0.85 |

註: * 爲 10%顯著; ** 爲 5%顯著; *** 爲 1%顯著。族群以外省爲基準組, 族群中的「其他」爲不知道父親族群或未回答。城市包含台北市、板橋市、中壢市、桃園市、台中市、彰化市、台南市與高雄市, 其他地區歸納爲非城市。樣本資料沒有新竹市與嘉義市, 故未被納入。以上資訊下表都適用。*F* test 檢定之虛擬假設爲教育遷戶口係數 = 有補習係數 = 0。

臺灣人口學會

程度大學及以上則已開始有理智抑制迷信的作用。這種教育促成某種信仰的實踐, 類似 Guilmoto (2009) 發現1980年代南韓新生兒的性別比扭曲其實是由高教育的父母篩選新生兒的性別開始。這是因爲高教育者比較早知道新技術超音波可辨識胎兒性別, 也具備取得這項資源的條件。

本文將地區分爲城市與非城市, 城市包含台北市、板橋市、中壢市、桃園市、台中市、彰化市、台南市與高雄市, 其他地區歸納爲非城市。樣本資料沒有新竹市與嘉義市, 故未被納入。因爲出生後就須取名, 這裡採用的是受訪者的出生地區爲城市或非城市。表6顯示出生在城市有顯著較高的機率算過姓名筆劃, 這項結果也類似 Guilmoto (2009) 發現南韓越易接近新科技的地區, 扭曲的新生兒性別比會越早發生。雖然姓名筆劃命理並非科技, 但採用者至少須知道有這樣的命理, 且在網路不發達的時代, 鄰近這樣的命理術士。

表6右方爲誰改過名的 Probit 模型迴歸結果, 與左方誰會算筆劃不同的是, 左方誰會算模型沒有受訪者自己的教育, 因爲大部分人的姓名是父母取的, 算不算筆劃與父母的教育有關, 而樣本改名者的平均年齡爲24歲, 所以改不改名也與自己的意願有關, 也受到自己教育程度的影響, 自己的教育程度越高, 越不可能改名。[25] 此外, 年齡輕者較可能改名, 女性較可能改名, 2015年的「公民科技素養調查」也發現女性相信與非常相信星座運勢的有27.2%, 男性只有16.7%; 女性相信與非常相信占卜與算命的有36.4%, 男性只有24.5%, 女性有比較高的比例相信此類術數。郭貞 (2005) 也發現女性上算命網站的比例顯著高於男性, 女性較迷信的結論也與國外的跨國研究一致 (Torgler, 2007)。須強調的是, 如果各年齡層改名意願相同, 越年長的年齡層, 改名比例會越大, 這是因爲時間經過越久, 越多人可能會做這件事。因此年齡輕改名比例高, 說明的已是年齡層間的差異。

在誰會改名的第一個模型中, 三個反映生活不確定的變數, 是否爲公職人員的係數爲負, 失業與離婚係數爲正, 都至少5%內顯著, 表示公職人員較不可能改名, 失業與離婚者較可能改名, 符合生活不確定高者, 較可能相信術數。誰會改名的第二個模型納入所得, 捨去失業, 公職人員的係數與

[25] 父母教育因有相當比例不知道, 爲保留資料, 採用教育分組方式; 自己的教育因幾乎都有填答, 故採用教育年數。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離婚係數與左方相似, 所得與最低所得組 (2至4萬) 相比, 係數均爲負, 但只有未填所得與4至8萬在5%內顯著爲負。[26]

在族群方面, 除「其他」外, 四個族群間的改名機率無顯著差異。表6左方模型顯示國中有補習過的人, 其姓名比較可能有算過筆劃, 右方這項變數已不顯著, 這是因爲受訪者教育已納入模型。父母最高教育在專科以下, 雖沒像誰會算筆劃有隨教育提高而提高的現象, 但仍然是父母大學及以上與父母其他教育程度對改名有兩種截然不同的關係。相較於父母未受教育, 父母受過教育, 但在大學以下者, 子女改名機率高, 但父母受過大學及以上教育者, 子女會改名之機率低。與表6左方類似, 居住城市者改名機率較高。

### 6.2 計算姓名筆劃依據標準

接著分析台灣民衆所說的算過姓名筆劃, 究竟是針對總格、人格、地格、外格或三才。表5顯示姓名筆劃算過者不一定是吉, 表示可能算錯、記錯, 或不是以表5的總格爲計算基準。因此我們也將分析在不同的吉凶 (總格、人格、地格、外格或三才) 標準下, 這些被算過的姓名筆劃是否被歸類在吉, 也就是計算的「品質」如何, 同時也讓我們知道台灣民衆所謂的算姓名筆劃比較是以何者爲標準。這等於有五個 probit 模型, 被解釋變數分別是姓名在總格、人格、地格、外格或三才的標準下是否爲吉, 若是則爲1, 反之爲0。解釋變數與誰會算筆劃相同, 但新增是否算過筆劃數。由於問卷只問是否算過筆劃才取名, 並未問是依據什麼姓名命理標準,[27] 這五個模型的結果可提供後續分析以採用何種姓名命理標準較適當。

因爲解釋變數中有改名, 它的係數若顯著爲正, 表示改名後更可能符合吉祥姓名的條件, 取名的「品質」提昇, 本文以此辨別改名是否爲了改運。

[26]這裡的所得與改名間的關係無法確定爲因果, 要能確認因果關係, 一種方法是利用外生政策使所得發生變化, 雖然基本工資是其中之一, 但其影響非全面性, 加上資料中特定年度改名者有限, 使得此策略不易採用; 另一策略是以追蹤資料中的所得變化, 觀察是否改名, 華人動態資料庫成人樣本在25歲才開始蒐集, 而資料中的平均改名時間爲24歲, 所以許多改名者的改名期間並未被觀察到。占少數的子女樣本雖從16歲開始蒐集, 但其並無所得。這些原因也讓以追蹤資料的方法不易進行。

[27]可以想像即使問了, 應該有許多人不知道或答錯。

臺灣人口學刊 Taiwan Population Review

表 7: 誰的姓名滿足總格、人格、地格、外格、三才爲吉 Probit 模型迴歸結果

| | 總格 | | 人格 | | 地格 | |
|---|---|---|---|---|---|---|
| | 係數 | $t$ | 係數 | $t$ | 係數 | $t$ |
| 常數 | 0.385 | 2.366** | 0.492 | 3.022*** | 0.386 | 2.367** |
| 算過 | 0.456 | 9.158*** | 0.328 | 6.715*** | 0.334 | 6.908*** |
| 女性 | −0.135 | −3.283*** | −0.128 | −3.129*** | −0.125 | −3.092*** |
| 年齡 | −0.009 | −4.281*** | −0.007 | −3.627*** | −0.007 | −3.402*** |
| 改過名 | −0.017 | −0.257 | 0.188 | 2.723*** | 0.138 | 2.040** |
| $\chi^2$/樣本數 | 355.11 | 4,394 | 248.43 | 4,394 | 213.59 | 4,394 |

| | 外格 | | 三才 | |
|---|---|---|---|---|
| | 係數 | $t$ | 係數 | $t$ |
| 常數 | 0.635 | 3.814*** | −0.521 | −2.956*** |
| 算過 | 0.232 | 4.684*** | 0.190 | 4.103*** |
| 女性 | −0.022 | −0.536 | −0.022 | −0.532* |
| 年齡 | −0.008 | −4.070*** | −0.011 | −4.979*** |
| 改過名 | 0.202 | 2.862*** | 0.070 | 1.115* |
| $\chi^2$/樣本數 | 181.69 | 4,394 | 194.11 | 4,394 |

註: 其他變數與表6「誰會算筆劃」相同, 爲節省篇幅未列出。

表1雖然顯示男女會被計算姓名筆劃的比例相當, 但不必然滿足吉的比例相當, 也就是說父母雖然會一樣的算兒子與女兒的姓名筆劃, 但「品質」不一定一樣, 或許這裡更可看到男女差異。

表7分析台灣民衆計算姓名筆劃主要是針對總格、人格、地格、外格、三才的那一種標準。爲節省篇幅, 表7只列出部分解釋變數的結果, 這些結果顯示「算過」在五個模型的係數都爲正且在1%下顯著, 但係數與 $t$ 值的大小依序爲總格、人格、地格、外格、三才, 代表大部分台灣人姓名筆劃的計算是基於總格, 比較不是基於三才。前文的分析也說明了那種五行排列在三才中爲吉祥在命理師間有不一致的認定, 這或許也是「算過」係數在三才模型最低的原因。其次, 在五個吉祥姓名標準中, 女性的姓名筆劃相較於男性在其中四個標準中, 比較不可能屬於吉祥。表6的誰會算姓名筆劃, 男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女有一樣的機率會去算, 有趣的是, 表7卻顯示女性算的「品質」較差, 這裡或許就展現了性別差異。不過, 本文的資料無法辨別這究竟是女性記錯的機率高, 還是父母對兒子與女兒有差別待遇, 兒子的姓名經過專業的術士算過, 女兒的姓名可能只經過非專業的親戚朋友算過。如果是女性記錯比例高, 在是否算過姓名筆劃上, 就已有了性別的差別待遇, 即使女性記錯比例沒有比較高, 算的品質也比較低。不論如何, 姓名筆劃的計算上, 還是男女有別的。

此外, 年齡越高, 不滿足吉祥姓名筆劃的機率較高。最後, 表7顯示除了總格外, 改過名者滿足其他計算標準爲吉祥的機率也提高。這並非表示改名者不重視總格, 而是這些改名者本來就是那些會算姓名筆劃的人, 而總格是最基本的滿足條件, 所以改名者不須再滿足總格, 而是滿足其他姓名筆劃計算條件。

由於表7的結果顯示總格比較是台灣民衆計算姓名筆劃依據的基準, 因此後文分析姓名運勢時, 主要將以總格爲準。另外, 因爲命理師也主張不同格掌握不同年齡期間的運勢, 後文分析運勢也將用年齡對應格爲準, 即1–24歲使用地格; 25至36歲使用人格; 37至48歲使用外格; 49歲以後使用總格。

### 6.3 姓名筆劃吉凶與運勢

前文的文獻討論顯示迷信者的自我實踐會提高迷信的價值, 但這不是迷信本身所創造出來。例如美國華裔龍年出生者的教育程度較高, 這不是因爲龍年帶來的運勢, 而是高收入與高教育的父母比較會刻意生龍子龍女。同樣的, 父母在命名前會去計算姓名筆劃數者, 可能較在意子女的未來成就, 故可能投資較多於子女身上。因此吉祥的姓名筆劃究竟能否帶來好的運勢應該排除刻意計算筆劃與運勢的關係, 真正的相關應該來自取名巧合的吉祥筆劃數。2014年「華人動態資料庫」的調查提供了是否計算過姓名筆劃的資訊, 可讓本研究減輕姓名筆劃數的自我實踐問題, 也就是本文將以隨機巧合的吉祥筆劃數代表其與運勢的真正關係。部分受訪者以爲父母沒算過筆劃 (其實算過) 雖可能造成吉祥姓名與運勢的關係高估, 但在控制父母對子女的教育投資後, 這項高估的偏誤可被控制。

本文的運勢以所得、教育年數、快樂、主觀健康或離婚與否代表, 前兩者都是量變數, 可用 OLS 進行分析, 快樂是序數變數 (ordinal variable), 一般採用 ordered probit 類的模型進行分析, 不過 Ferrer-i-Carbonell and Frijters (2004) 認爲將快樂以序數或基數 (cardinal) 進行分析, 結論並無差異, 而且 OLS 的迴歸係數可直接解釋, 因而建議可直接採用 OLS 分析快樂的議題。因此前三類運勢都將以 OLS 分析, 主觀健康與離婚與否分別以 ordered probit 與 probit 模型分析。在不增加篇幅下, 某些運勢先以前小節分析最顯著的格做爲判定姓名吉祥的標準進行分析, 再以每名受訪者年齡所對應影響的格爲準 (地格影響 1 至 24 歲; 人格影響 25 至 36 歲; 外格影響 37 至 48 歲; 總格影響 49 歲以後) 加以分析, 也先簡單將姓名分爲算過 ($C = 1$) 與沒算過 ($C = 0$) 兩類, 姓名筆劃數分爲吉 ($L = 1$) 與非吉 ($L = 0$) 兩類, 非吉就是包含吉帶凶、凶帶吉與凶。

下列模型中, $Y$ 爲所得、受教育年數、快樂、主觀健康或離婚與否, $X$ 爲個人特性。在所得迴歸時, 採用一般的 Mincer earnings function, 所得取對數, $X$ 包括性別、教育、婚姻狀態、年齡、年齡平方、年資、年資平方、職業、產業、族群、現居城市與否等等。在快樂迴歸時, $X$ 爲一般快樂分析採用的解釋變數, 包括性別、教育、婚姻狀態、年齡、年齡平方、所得、健康狀態、族群、失業、職業、現居城市與否等等, 這些解釋變數都已是快樂迴歸中典型的解釋變數。採用年齡平方是因爲文獻上各國資料得到的快樂與年齡關係均爲 U 型 (Di Tella, MacCulloch, and Oswald, 2001; Di Tella, MacCulloch, and Oswald, 2003; Blanchflower and Oswald, 2004; Alesina, Tella, and MacCulloch, 2004); 採用所得平方是文獻上支持所得與快樂爲倒 U 型關係 (Clark, Frijters, and Shields, 2008), 已婚者的快樂一般高於其他婚姻狀況 (Frey and Alois, 2002; Layard, 2005)。若被解釋變數爲受教育年數, $X$ 包括性別、年齡、族群、是否因教育遷過戶口、國中是否補習、父母親最高教育程度、現居城市與否, 個人的教育與受訪者年幼的家庭背景很有關係, 年幼的家庭背景將以父母親最高教育來代表。當被解釋變數爲主觀健康, 解釋變數有性別、年齡、教育、所得、婚姻狀態、族群、職業、現居城市與否等等。如果被解釋變數爲離婚與否, 解釋變數有性別、年齡、教育、所得、族群、職業、現居城市與否等等。模型 (1) 考慮是否算過姓名筆劃、筆劃數是否爲

臺灣人口與經濟研究資料庫

吉, 以及兩者的交叉項。

$$Y_i = X_i\beta_i + \alpha_C C_i + \alpha_L L_i + \alpha_{CL} C_i \cdot L_i + \varepsilon_i。 \quad (1)$$

根據前文的討論, 因自我實踐的原因, 吉的係數會高估吉姓名筆劃數帶來的運勢。不過, 自我實踐不是因爲吉本身, 而是算過筆劃數後才命名。因此模型考慮是否「算過」筆劃數後才命名, 目的在檢驗「算過」之姓名, 是否與吉祥姓名有近似的運勢。五個運勢變數中, 教育比較可能自我實踐, 因爲在意子女姓名的父母, 很可能也會在意子女的教育。其次, 所得因教育有自我實踐也因而可能產生自我實踐問題, 但這在所得迴歸控制教育後, 自我實踐問題應會緩和; 快樂、主觀健康、離婚與否這三項運勢較不易產生自我實踐的問題。換言之, 如果真的有自我實踐問題, 本文預測姓名筆劃數的凶吉比較會與教育呈現關係, 其次是所得, 而比較不會與快樂、主觀健康、離婚與否呈現相關。

模型 (1) 的基準組爲未算過姓名筆劃且非吉, 所以三個姓名筆劃係數都是相對於姓名筆劃未算過也非吉情況下與運勢的額外相關, $C$ 的係數 $\alpha_C$ 爲算過但非吉與運勢的額外相關; $L$ 的係數 $\alpha_L$ 反映吉但未算過與運勢的額外相關; $L \cdot C$ 係數 $\alpha_{LC}$ 反映吉且算過與運勢的額外相關。吉但未算過的姓名與非吉且未算過的姓名都是隨機巧合, 後者爲基準組, 所以前者係數 $\alpha_L$ 衡量摒除自我實踐問題後的運勢與吉祥姓名筆劃的相關。

本文檢驗自我實踐的方法係先進行 (1) 式的迴歸, 包括吉祥與否筆劃變數。但不包含算過的相關變數, 此時的吉祥姓名筆劃包括算過與未算過; 接著再納入算過的相關變數, 此時的吉祥姓名筆劃只包括未算過, 也是隨機巧合。如果前者的吉係數不顯著, 自然也就沒有自我實踐問題; 如果前者的吉係數顯著, 後者的吉係數不顯著且算過顯著, 表示會讓吉祥姓名有好運勢的是算過, 而非吉祥筆劃本身, 這也就是自我實踐。本文也會進行多個算過相關變數係數的 $F$ 檢定, 確認這些算過變數的聯合效果是否顯著。在五項運勢中的受教育年數, 由於父母對子女的有形與無形教育投資, 使這項運勢有明顯的人爲操作空間 (即父母的自我實踐)。如果不含算過與不含父母對子女教育投資的吉祥姓名筆劃顯著, 而納入算過與父母對子女教育投資後的吉祥姓名筆劃不顯著, 隱含吉祥姓名筆劃者如果有較高的教

表 8: 受教育年數與姓名筆劃總格吉凶 OLS 迴歸結果

| | E1 | | E2 | | E3 | | E4 | |
|---|---|---|---|---|---|---|---|---|
| | 係數 | *t* | 係數 | *t* | 係數 | *t* | 係數 | *t* |
| 常數 | 16.447 | 47.673*** | 16.241 | 47.023*** | 14.658 | 42.105*** | 14.697 | 41.916*** |
| 吉 | 0.271 | 2.843*** | 0.191 | 1.990** | 0.131 | 1.407 | 0.082 | 0.762 |
| 吉 × 算過 | | | | | | | 0.195 | 0.926 |
| 算過 | | | 0.574 | 5.944*** | 0.500 | 5.335*** | 0.349 | 1.855* |
| 女性 | −0.451 | −5.242*** | −0.458 | −5.343*** | −0.508 | −6.110*** | −0.510 | −6.130*** |
| 年齡 | −0.135 | −33.249*** | −0.130 | −31.678*** | −0.107 | −25.231*** | −0.107 | −25.245*** |
| 原住民 | −2.540 | −6.366*** | −2.547 | −6.409*** | −2.308 | −5.986*** | −2.310 | −5.991*** |
| 閩南 | −0.781 | −4.660*** | −0.879 | −5.239*** | −0.872 | −5.360*** | −0.875 | −5.375*** |
| 客家 | −0.506 | −2.492** | −0.607 | −2.991*** | −0.651 | −3.308*** | −0.652 | −3.318*** |
| 其他 | 0.066 | 0.181 | −0.039 | −0.108 | 0.715 | 2.018** | 0.710 | 2.003** |
| 教育遷戶口 | | | | | 0.389 | 2.137** | 0.385 | 2.118** |
| 有補習 | | | | | 1.748 | 16.542*** | 1.747 | 16.537*** |
| 父母最高教育 (無教育爲基準) | | | | | | | | |
| 不知道 | 1.884 | 5.656*** | 1.833 | 5.520*** | 1.890 | 5.872*** | 1.889 | 5.869*** |
| 自修, 國小 | 2.728 | 17.098*** | 2.719 | 17.108*** | 2.480 | 16.032*** | 2.480 | 16.029*** |
| 國中 | 3.410 | 18.732*** | 3.358 | 18.495*** | 2.917 | 16.391*** | 2.916 | 16.384*** |
| 高中職 | 4.362 | 20.594*** | 4.302 | 20.367*** | 3.707 | 17.828*** | 3.705 | 17.818*** |
| 專科 | 4.778 | 19.565*** | 4.700 | 19.297*** | 4.060 | 16.950*** | 4.058 | 16.941*** |
| 大學及以上 | 6.018 | 17.886*** | 5.985 | 17.858*** | 5.239 | 15.915*** | 5.237 | 15.909*** |
| 城市 (現居地) | 0.567 | 5.413*** | 0.516 | 4.930*** | 0.384 | 3.777*** | 0.386 | 3.788*** |
| $R^2$/樣本數 | 0.536 | 4,392 | 0.540 | 4,392 | 0.565 | 4,392 | 0.568 | 4,392 |
| *F* test 1 | | | | | | 106.532*** | | 95.438*** |
| *F* test 2 | | | | | | | | 14.662*** |

註: *F* test 1 檢定之虛擬假設爲教育遷戶口係數 = 有補習係數 = 算過 (非吉) 係數 = 0。
*F* test 2 檢定之虛擬假設爲吉 × 算過係數 = 算過 (非吉) 係數 = 0。

育程度, 其實是因爲父母的自我實踐。以下分別說明與討論姓名筆劃數與教育、快樂、所得、主觀健康與婚姻狀態之關係。

### 6.3.1 教育與姓名筆劃之關係

表 8 爲受訪者受教育年數與姓名筆劃總格關係的 OLS 結果, 分別以 E1 至 E4 模型呈現。在沒有「算過」、「因教育遷戶口」、「國中有補習」的 E1, 吉祥姓名筆劃與受教育年數在 1%下爲正相關; 當 E2 引入算過爲解釋變數後, 吉祥姓名筆劃係數明顯下降, 顯著水準降爲 5%, 算過則相當顯著; E3 接著

臺灣人口學會期刊資料庫

納入因教育遷戶口、國中有補習二變數後, 算過的係數雖下降, 仍在1%下顯著, 吉祥姓名筆劃係數轉爲不顯著, 顯示因教育遷戶口、國中有補習、算過這三個變數已含蓋掉吉祥姓名筆劃與教育的關係, 而這三個變數也代表父母付出的努力, 即爲父母的自我實踐。算過的係數仍然顯著, 說明除了遷戶口與補習外, 父母仍有其他投資子女教育的空間, 例如花較多時間督促子女的學習, 而這些無法觀察的投入很可能與是否算過相關, 因而也造成算過與否與受教育年數相關。因此表8最下的 *F* test 1檢定遷戶口、國中有補習、算過三係數是否同時爲0, *F* 值爲106.532, 在1%下顯著, 父母的自我實踐相當顯著; 最後的 E4 模型再納入「吉 × 算過」, 此時變數中的「吉」表示姓名筆劃未經計算, 是隨機巧合的吉, 它與運勢的關係理論上不包含來自父母的自我實踐。E4 模型中, 算過的係數值與顯著性也明顯下降。E4 模型的吉不顯著, 說明隨機巧合的吉祥姓名筆劃與教育無關。「吉 × 算過」交叉項也不顯著, 代表即使是算過的吉祥姓名筆劃, 並未增加相關性。同樣表8下方爲 *F* 檢定值, *F* test 1檢定三係數的 *F* 值爲95.438, *F* test 2檢定算過與「吉 × 算過」二係數同時爲0的 *F* 值爲14.662, 也在1%下顯著, 顯示算過與教育年數顯著正相關。算過比吉祥姓名筆劃與受教育年數更有正相關, 吻合前文所說的父母親自我實踐, 會在意子女姓名運勢的, 比較可能是那群較願意投資子女的父母。

表8的其他部分也符合以往的研究發現。例如, 外省族群平均教育程度較高 (駱明慶, 2001; 駱明慶, 2002; 陳婉琪, 2005; 范雲與張晉芬, 2010; 吳乃德 2013), 原住民較低。國中期間有補習, 未來教育程度會較高。父母的教育程度高, 自己的教育程度也會高。16歲較常居住在城市, 未來教育程度也高。年齡係數相當的顯著爲負, 說明教育與高教的普及在時間趨勢上的作用相當明顯, 年齡越輕, 教育程度越高。[28]

### 6.3.2 快樂與姓名筆劃之關係

表9是以快樂代表運勢, 共有三項結果, 最左方呈現去除算過相關變數的結果, 中間爲包含算過相關變數, 以總格判定姓名吉或非吉的結果; 右邊

[28]爲節省篇幅, 表8僅呈現教育與姓名筆劃總格吉凶關係, 教育與姓名筆劃年齡對應格吉凶關係與總格一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 9: 快樂與姓名吉凶 OLS 迴歸結果

| | 快樂 (吉凶用總格判定) | | 快樂 (吉凶用總格判定) | | 快樂 (吉凶用年齡對應格判定) | |
|---|---|---|---|---|---|---|
| | 係數 | $t$ | 係數 | $t$ | 係數 | $t$ |
| 常數 | 3.707 | 9.476*** | 3.673 | 9.349*** | 3.658 | 9.304*** |
| 吉 | −0.057 | −1.416 | −0.040 | −0.849 | −0.023 | −0.488 |
| 吉 × 算過 | | | −0.079 | −0.845 | −0.045 | −0.487 |
| 算過 (非吉) | | | 0.108 | 1.257 | 0.077 | 0.910 |
| 改名 | | | 0.088 | 0.860 | 0.089 | 0.869 |
| 改名 × 算過 | | | −0.215 | −1.733* | −0.211 | −1.704* |
| 女性 | 0.198 | 4.974*** | 0.200 | 5.023*** | 0.201 | 5.038*** |
| 年齡 | −0.049 | −4.031*** | −0.048 | −3.912*** | −0.048 | −3.892*** |
| 年齡平方 | 0.001 | 4.540*** | 0.001 | 4.424*** | 0.001 | 4.410*** |
| 未填或不須填 | −0.057 | −0.654 | −0.057 | −0.663 | −0.059 | −0.677 |
| 2 萬 (含)–4 萬 | −0.012 | −0.137 | −0.012 | −0.136 | −0.012 | −0.138 |
| 4 萬 (含)–6 萬 | 0.033 | 0.368 | 0.032 | 0.352 | 0.034 | 0.376 |
| 6 萬 (含)–8 萬 | 0.223 | 2.121** | 0.221 | 2.098** | 0.223 | 2.117** |
| 8 萬 (含)–10 萬 | 0.140 | 1.052 | 0.138 | 1.035 | 0.140 | 1.051 |
| ≥ 10 萬 | 0.244 | 1.970** | 0.240 | 1.938* | 0.241 | 1.943* |
| 已婚/同居 | 0.288 | 4.180*** | 0.285 | 4.138*** | 0.287 | 4.166*** |
| 單身 | 0.081 | 1.019 | 0.078 | 0.985 | 0.079 | 0.990 |
| 健康 (不好) | 0.858 | 3.930*** | 0.851 | 3.898*** | 0.851 | 3.894*** |
| 健康 (普通) | 1.547 | 7.283*** | 1.541 | 7.255*** | 1.543 | 7.261*** |
| 健康 (好) | 2.006 | 9.411*** | 1.997 | 9.365*** | 1.998 | 9.369*** |
| 健康 (很好) | 2.645 | 12.052*** | 2.636 | 12.007*** | 2.636 | 12.004*** |
| 當年失業 | −0.678 | −4.430*** | −0.675 | −4.408*** | −0.681 | −4.445*** |
| 6 年內曾經失業 | −0.126 | −1.858* | −0.126 | −1.861* | −0.127 | −1.869* |
| 前 7–12 年內曾經失業 | −0.165 | −1.724* | −0.166 | −1.730* | −0.161 | −1.681* |
| 其他職業 | −0.233 | −0.385 | −0.241 | −0.397 | −0.244 | −0.403 |
| 工人 | 0.067 | 1.205 | 0.072 | 1.292 | 0.074 | 1.327 |
| 農人 | −0.199 | −1.453 | −0.194 | −1.414 | −0.191 | −1.392 |
| 服務銷售人員 | −0.045 | −0.628 | −0.040 | −0.563 | −0.038 | −0.529 |
| 佐理事務人員 | −0.053 | −0.757 | −0.046 | −0.660 | −0.046 | −0.664 |
| 原住民 | 0.276 | 1.618 | 0.274 | 1.606 | 0.273 | 1.599 |
| 閩南 | −0.036 | −0.513 | −0.037 | −0.534 | −0.042 | −0.599 |
| 客家 | −0.021 | −0.241 | −0.022 | −0.256 | −0.027 | −0.310 |
| 其他 | 0.012 | 0.120 | 0.007 | 0.071 | 0.002 | 0.022 |
| 教育年數 | 0.017 | 3.064*** | 0.017 | 2.955*** | 0.017 | 2.914*** |
| 城市 (現居地) | −0.092 | −2.248** | −0.091 | −2.217** | −0.092 | −2.240** |
| $R^2$/樣本數 | 0.159 | 4,394 | 0.160 | 4,394 | 0.160 | 4,394 |
| $F$ test | | | 0.874 | | 0.544 | |

註: * 所得以 2 萬以下爲基準組。婚姻狀況以離婚、分居、喪偶爲基準組。健康條件的基準爲「很不好」。職業以專業人員及主管爲基準, 職業無法分類或未回答歸爲「其他」。$F$ 檢定之虛擬假設爲吉 × 算過係數 = 算過 (非吉) 係數 = 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線上資料庫

也包含算過相關變數, 以受訪者年齡對應的總格、人格、地格、外格判定姓名吉或非吉。最左方迴歸的吉包含算過與未算過, 但仍不顯著, 顯示姓名筆劃與快樂無關, 自然也沒有自我實踐的問題。中間與右邊兩邊的係數符號、數值與顯著性都相當一致。不論是吉祥筆劃或算過的姓名都與快樂無關。比較特別的是,「改名 × 算過」的係數爲負, 表示算過筆劃數再改名的, 快樂程度反而較低。這應該不能解釋爲算筆劃改名後, 反而讓自己不快樂, 而應該是那些對生活不滿意的人比較可能會去改名。[29] 這些改名者平均在 24 歲改名, 調查時平均爲 39 歲, 意即改名平均 15 年後, 並未覺得快樂。

表 9 也顯示女性較男性快樂, 年齡與快樂的關係爲 U 型, 也就是中年期快樂感低, 青年與老年期快樂感高, 所得高雖然快樂較可能增加, 但無明確線性關係, 已婚與同居者較離婚、分居、喪偶與單身者快樂。健康條件的基準爲「很不好」, 健康越好, 快樂程度越高。在失業方面, 不論是當年或早年的失業都有較低的快樂, 又以當年的失業較爲明顯。[30] 教育年數越多, 快樂程度越高。給定所得、婚姻、健康、職務與教育, 居住在非城市地區的快樂較高。表 9 最下的 $F$ 值檢定算過與「吉 × 算過」二係數同時爲 0, 其值都小於 1, 表示姓名筆劃算過與否與快樂無關。

### 6.3.3 所得與姓名筆劃之關係

表 10 以所得代表運勢, 因只考慮有工作者, 故樣本數較少。表 10 呈現四個迴歸結果, 除了使用總格判定姓名吉凶, 最後一個模型採用年齡對應的格

[29] 快樂是當年的快樂, 改名是平均 15 年前的事, 所以不能說現在的快不快樂影響 15 年前要不要改名, 只能說 15 年前因不快樂而很可能改名的人在 15 年後並未比較快樂。這有點類似定點假說 (set point hypothesis), 即人在生命週期上的快樂長期變化很小 (Lucas, 2007)。也反映要利用改名來增加自己的快樂, 效果相當有限。

[30] 雖然資料期間是 1999 至 2014 年, 但 1999 與 2003 年未調查失業,「華人動態資料庫」2012 年後改爲每兩年調查一次, 所以 2013 年並無調查, 因此有 13 年的失業資料, 除了 2014 年做爲當年度是否失業外, 再將其餘 12 年的失業劃分爲前 6 年是否失業與前 7 至 12 年是否失業。在 2011、2012、2014 年的調查問卷, 失業是以「在找工作/創業中, 或已找工作在等待結果」辨識, 在 2001 至 2010 的問卷中, 失業是以「無工作在找工作, 或已找工作在等待結果」。2000 年有兩份問卷, 一份是針對民國 42 至 53 年出生第二波問卷, 另一份是針對民國 24 至 43 年出生第一波問卷, 前者的失業認定問題與 2001 至 2010 的問卷相同。後者的失業認定則較不同, 須由「請問您目前有工作嗎?」回答沒有,「請問您目前有在找工作嗎?」回答有, 來同時認定。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論文

表 10: 所得對數與姓名吉凶 OLS 迴歸結果

| | 所得對數 (吉凶用總格判定) | | 所得對數 (吉凶用總格判定) | | 所得對數 (無教育) (吉凶用總格判定) | | 所得對數 (年齡對應格判定) | |
|---|---|---|---|---|---|---|---|---|
| | 係數 | $t$ | 係數 | $t$ | 係數 | $t$ | 係數 | $t$ |
| 常數 | 8.849 | 39.984*** | 8.841 | 39.828*** | 9.425 | 42.962*** | 8.841 | 39.970*** |
| 吉 | −0.017 | −0.788 | −0.023 | −0.875 | −0.023 | −0.876 | −0.032 | −1.219 |
| 吉 × 算過 | | | 0.002 | 0.049 | 0.009 | 0.186 | 0.040 | 0.863 |
| 算過 (非吉) | | | 0.041 | 0.965 | 0.055 | 1.280 | 0.012 | 0.282 |
| 改名 | | | 0.017 | 0.311 | 0.013 | 0.234 | 0.019 | 0.359 |
| 改名 × 算過 | | | −0.061 | −0.955 | −0.083 | −1.277 | −0.063 | −0.980 |
| 女性 | −0.256 | −12.208*** | −0.255 | −12.152*** | −0.269 | −12.579*** | −0.255 | −12.149*** |
| 年齡 | 0.068 | 7.322*** | 0.069 | 7.372*** | 0.071 | 7.424*** | 0.069 | 7.409*** |
| 年齡平方 | −0.001 | −7.954*** | −0.001 | −7.985*** | −0.001 | −8.463*** | −0.001 | −8.018*** |
| 年資 | 0.026 | 9.209*** | 0.026 | 9.231*** | 0.026 | 9.096*** | 0.026 | 9.246*** |
| 年資平方 | 0.000 | −4.783*** | 0.000 | −4.796*** | 0.000 | −4.821*** | 0.000 | −4.809*** |
| 已婚 | 0.079 | 1.875* | 0.076 | 1.798* | 0.123 | 2.863*** | 0.077 | 1.827* |
| 單身 | 0.012 | 0.261 | 0.009 | 0.202 | 0.068 | 1.469 | 0.010 | 0.218 |
| 其他職業 | −0.217 | −0.730 | −0.228 | −0.766 | −0.246 | −0.811 | −0.230 | −0.773 |
| 工人 | −0.367 | −13.385*** | −0.364 | −13.251*** | −0.477 | −18.413*** | −0.365 | −13.265*** |
| 農人 | −0.477 | −3.891*** | −0.474 | −3.859*** | −0.590 | −4.732*** | −0.476 | −3.880*** |
| 服務銷售人員 | −0.366 | −10.289*** | −0.362 | −10.168*** | −0.442 | −12.427*** | −0.362 | −10.168*** |
| 佐理事務人員 | −0.282 | −9.265*** | −0.280 | −9.182*** | −0.305 | −9.837*** | −0.281 | −9.194*** |
| 農林漁礦石 | −0.386 | −3.771*** | −0.385 | −3.760*** | −0.454 | −4.359*** | −0.385 | −3.754*** |
| 水電業 | −0.080 | −0.889 | −0.077 | −0.852 | −0.073 | −0.793 | −0.079 | −0.872 |
| 營造業 | 0.037 | 0.835 | 0.040 | 0.891 | 0.008 | 0.169 | 0.038 | 0.854 |
| 商業 | −0.060 | −1.851* | −0.060 | −1.866* | −0.081 | −2.476** | −0.060 | −1.873* |
| 運輸通信業 | 0.060 | 1.492 | 0.061 | 1.521 | 0.071 | 1.747* | 0.061 | 1.537 |
| 金融業 | 0.071 | 2.067** | 0.070 | 2.045** | 0.067 | 1.913* | 0.070 | 2.040** |
| 社會服務業 | −0.046 | −1.670* | −0.046 | −1.665* | −0.030 | −1.061 | −0.046 | −1.675* |
| 其他 | −0.285 | −1.447 | −0.286 | −1.449 | −0.162 | −0.809 | −0.287 | −1.458 |
| 原住民 | −0.307 | −3.088*** | −0.311 | −3.128*** | −0.363 | −3.579*** | −0.313 | −3.145*** |
| 閩南 | −0.088 | −2.564** | −0.095 | −2.729*** | −0.117 | −3.319*** | −0.096 | −2.772*** |
| 客家 | −0.054 | −1.243 | −0.059 | −1.359 | −0.073 | −1.662* | −0.062 | −1.428 |
| 其他 | −0.049 | −0.967 | −0.057 | −1.110 | −0.097 | −1.870* | −0.059 | −1.153 |
| 教育年數 | 0.038 | 10.977*** | 0.038 | 10.750*** | | | 0.038 | 10.743*** |
| 城市 (現居地) | 0.046 | 2.197** | 0.045 | 2.168** | 0.060 | 2.840*** | 0.045 | 2.148** |
| $R^2$/樣本數 | 0.356 | 2,967 | 0.357 | 2,967 | 0.332 | 2,967 | 0.357 | 2,967 |
| $F$ test | | | | 1.84 | | 3.79** | | 2.15 |

註: 行業以製造業爲基準。$F$ 檢定之虛擬假設爲吉 × 算過係數 = 算過 (非吉) 係數 = 0。

來判定姓名吉凶。第一個模型去除算過相關變數, 吉祥姓名筆劃係數爲負且不顯著, 顯示姓名筆劃吉凶與所得無關。第二個模型加入算過相關變數, 這些姓名吉凶與算過與否都與所得無關。第四個模型採用年齡對應格的結

果與第二個模型結果一致。第三個模型刪除教育變數, 目的是簡單檢驗算姓名筆劃是否透過教育提高所得。會計算子女姓名筆劃的父母比較可能投資於子女的教育, 教育又與所得呈正相關, 因此姓名筆劃可能透過教育間接與所得相關, 若在迴歸式中刪除教育, 可能讓姓名筆劃與所得的關係更明顯。不過在刪除教育後, 姓名筆劃的相關變數的係數仍不顯著。值得注意的是, 表 10 最下的F 同時檢定「吉 × 算過」與「算過 (非吉)」係數, 在考慮教育下, 這項 $F$ 檢定都不顯著, 表示算過與否和所得無關, 但若不考慮教育的F 檢定則在 5%下顯著, 表示不考慮教育時, 算不算過與所得有關, 隱含算過與否透過教育與所得相關。

本文的所得模型參照工作所得估計最常使用的 Mincer 所得函數 (Mincer, 1974), 所得取對數, 解釋變數考慮工作年資與年資平方, 以捕捉薪資在年資上以遞減的速度增加。此外, 年資只記錄同一工作上的資歷, 表 10 再增加年齡與其平方來捕捉整體工作上的資歷。其他解釋變數與表 9 相同, 但增加行業別, 這是因爲不同產業的特性使其會支付給條件相同勞工不同的薪資 (Carruth, Collier, and Dickerson, 2004; Caju et al., 2010)。

不論是使用總格或年齡對應的格其結果一致, 姓名筆劃與算過與否都與所得無關。年齡及年資與所得關係都呈倒U 型關係, 所得在年齡與年資上都以遞減速度增加。男性與已婚者所得較高。職業以專業人員及主管爲基準, 職業中無法分類或未回答歸爲「其他」。除與「其他」類之差距不顯著外, 專業人員及主管之所得顯著較高。與製造業相比, 金融業所得較高, 農林漁礦石、商業與社會服務業所得較低。原住民與閩南籍所得低於外省籍 (基準組)。教育年數高與居住於城市者所得高。

### 6.3.4 健康與姓名筆劃數之關係

表 11 呈現姓名筆劃吉凶與主觀健康的關係, 華人動態詢問健康的問題爲:「請問您認爲自己目前的健康狀況如何?」有五個答項, 由 1 至 5 分別爲很好、好、普通、不好、很不好。爲使數值越大表示越健康, 這裡重新定義數值, 將很不好至很好定義爲 0 至 4, 並採用 ordered probit 模型。表 11 共有四欄, 第一欄刪除算過相關變數, 吉的係數爲 −0.03, 並不顯著, 第二、三兩欄的姓名筆劃吉凶以總格表示, 最後一欄以年齡對應格表示, 第二、四兩欄的

臺灣人口學會 版權所有 請勿轉載

表 11: 主觀健康與姓名吉凶 Ordered probit 結果

| | 主觀健康 (無算過) (吉凶用總格判定) | | 主觀健康 (有改名 × 算過) (吉凶用總格判定) | | 主觀健康 (無改名 × 算過) (吉凶用判定) | | 主觀健康 (有改名 × 算過) (吉凶年齡對應格判定) | |
|---|---|---|---|---|---|---|---|---|
| | | | 係數 | *t* | 係數 | *t* | 係數 | *t* |
| 常數 | 2.734 | 15.787*** | 2.764 | 15.803*** | 2.772 | 15.854*** | 2.798 | 15.913*** |
| 吉 | −0.030 | −0.840 | −0.025 | −0.582 | −0.023 | −0.544 | −0.060 | −1.404 |
| 吉 × 算過 | | | 0.009 | 0.104 | 0.011 | 0.126 | 0.046 | 0.555 |
| 算過 (非吉) | | | −0.035 | −0.453 | −0.072 | −0.956 | −0.060 | −0.801 |
| 改名 | | | 0.158 | 1.734* | −0.034 | −0.642 | 0.163 | 1.788* |
| 改名 × 算過 | | | −0.285 | −2.568** | | | −0.289 | −2.603*** |
| 女性 | −0.058 | −1.639 | −0.055 | −1.557 | −0.057 | −1.599 | −0.056 | −1.590 |
| 年齡 | −0.013 | −7.501*** | −0.014 | −7.724*** | −0.014 | −7.744*** | −0.014 | −7.803*** |
| 未填或不須填 | 0.070 | 1.033 | 0.069 | 1.007 | 0.069 | 1.015 | 0.070 | 1.026 |
| 2 萬 (含)–4 萬 | 0.166 | 2.428** | 0.166 | 2.428** | 0.165 | 2.419** | 0.166 | 2.422** |
| 4 萬 (含)–6 萬 | 0.229 | 3.137*** | 0.231 | 3.163*** | 0.229 | 3.136*** | 0.231 | 3.166*** |
| 6 萬 (含)–8 萬 | 0.207 | 2.373** | 0.210 | 2.406** | 0.210 | 2.399** | 0.214 | 2.443** |
| 8 萬 (含)–10 萬 | 0.384 | 3.366*** | 0.386 | 3.385*** | 0.386 | 3.380*** | 0.390 | 3.415*** |
| ≥ 10 萬 | 0.227 | 2.162** | 0.226 | 2.152** | 0.229 | 2.179** | 0.225 | 2.142** |
| 已婚/同居 | 0.122 | 1.984** | 0.119 | 1.943* | 0.119 | 1.939* | 0.120 | 1.960** |
| 單身 | −0.023 | −0.329 | −0.029 | −0.404 | −0.027 | −0.384 | −0.028 | −0.398 |
| 其他職業 | 0.610 | 1.116 | 0.601 | 1.098 | 0.603 | 1.104 | 0.606 | 1.107 |
| 工人 | 0.056 | 1.141 | 0.058 | 1.162 | 0.055 | 1.113 | 0.057 | 1.141 |
| 農人 | −0.091 | −0.748 | −0.091 | −0.743 | −0.095 | −0.775 | −0.092 | −0.754 |
| 服務銷售人員 | 0.051 | 0.812 | 0.054 | 0.856 | 0.051 | 0.799 | 0.054 | 0.851 |
| 佐理事務人員 | 0.017 | 0.275 | 0.023 | 0.366 | 0.019 | 0.308 | 0.023 | 0.362 |
| 原住民 | −0.239 | −1.577 | −0.240 | −1.577 | −0.239 | −1.577 | −0.241 | −1.589 |
| 閩南 | −0.140 | −2.250** | −0.130 | −2.065** | −0.129 | −2.060** | −0.132 | −2.106** |
| 客家 | 0.007 | 0.088 | 0.018 | 0.241 | 0.018 | 0.236 | 0.015 | 0.190 |
| 其他 | −0.139 | −1.495 | −0.134 | −1.441 | −0.126 | −1.354 | −0.137 | −1.469 |
| 教育年數 | 0.026 | 5.217*** | 0.026 | 5.214*** | 0.026 | 5.273*** | 0.026 | 5.202*** |
| 城市 (現居地) | 0.022 | 0.606 | 0.026 | 0.711 | 0.026 | 0.707 | 0.026 | 0.705 |
| Mu (1) | 1.258 | 45.524*** | 1.260 | 45.534*** | 1.259 | 45.536*** | 1.260 | 45.537*** |
| Mu (2) | 2.739 | 127.150*** | 2.743 | 127.181*** | 2.740 | 127.159*** | 2.743 | 127.187*** |
| Mu (3) | 3.978 | 144.408*** | 3.984 | 144.386*** | 3.980 | 144.383*** | 3.984 | 144.379*** |
| 樣本數/$\chi^2$ | 4,394/363.10 | | 4,394/373.82 | | 4,394/367.22 | | 4,394/375.44 | |
| *F* test | | | 0.24 | | 1.39 | | 0.35 | |

註: *F* test 之虛擬假設爲吉 × 算過係數 = 算過 (非吉) 係數 = 0。

姓名格都有考慮改名與算過交叉項, 第三欄則不考慮。解釋變數亦包括性別、年齡、所得、婚姻狀況、職業、族群、教育、居住城市與否。同理於快樂研究中的所得解釋變數, 將所得高低分組, 並保留未填與不需填所得的觀察

值, 以有所得但小於兩萬元爲基準組。

表 11 不論那個欄位, 姓名筆劃吉凶或算過與否與主觀健康無關。在不考慮改名與算過交叉項時, 改名與主觀健康無關, 這表示平均來說, 改名與主觀健康無關, 但在考慮改名與算過交叉項時, 改名爲 10%顯著爲正, 改名與算過交叉項則爲 1%顯著爲負, 而且兩者的和小於 0。算過姓名筆劃才改名者其主觀健康較差, 並不能解釋爲算過才改名會有反效果, 應解釋爲健康不佳者比較可能去改名, 而改名後的效果有限。至於未算過筆劃而改名者, 並非因要改運才改名, 當然也不會去刻意滿足吉的姓名筆劃數, 改名的動機並非不健康或人生不如意, 也許是讓名字更有正面涵義, 或擺脫菜市場名, 或聽起來更悅耳, 不健康的人原則上不會有這樣的改名動機。此外, 所得及教育與主觀健康有正向關係。表 11 最下方爲「吉 × 算過」與「算過 (非吉)」係數同時爲 0 的 $F$ 檢定, 都不拒絕虛擬假設, 表示算過與否與健康無關。

### 6.3.5 婚姻與姓名筆劃數之關係

除了教育、快樂、所得與主觀健康外, 婚姻狀況也可視爲運勢的一部分, 表 12 將婚姻狀態區分爲離婚 (定義爲 1) 與其他狀態 (定義爲 0), 後者包括單身、已婚、喪偶等, 採用 probit 模型分析。表 12 的四欄配置與表 11 的四欄相同, 第一欄不含算過相關變數, 吉係數不顯著, 顯示姓名筆劃吉凶與是否離婚無關。第二欄以後的吉與算過都不顯著。第二欄以後顯示改名者較可能離婚, 如同上述的主觀健康, 這應解釋爲生活不順遂者 (如離婚), 比較可能去改名。所得的分類與表 11 相同, 無工作或未填所得者比所得低於兩萬者較不可能離婚, 但有所得之間並無顯著差異。高教育者較不可能離婚, 職業上爲服務銷售與「其他」較專業人員及主管可能離婚,「其他」包括無工作與雖有工作但職業不定者。表 12 最下的F 檢定「吉 × 算過」與「算過 (非吉)」係數同時爲 0, 都不拒絕虛擬假設, 表示算過與否與離婚無關。

### 6.3.6 沒算過的筆劃吉凶與運勢關係

最後, 由於算過本身就隱含對運勢觀察不到的影響, 因此表 13 只挑選非回答算過的受訪者, 除樣本不同外, 表 13 中的教育、快樂、收入、主觀健康與是

臺灣大學社會科學資料庫

表 12: 離婚與姓名吉凶 Probit 結果

| | 離婚 (無算過) (吉凶用總格判定) | | 離婚 (有改名 × 算過) (吉凶用總格判定) | | 離婚 (無改名 × 算過) (吉凶用總格判定) | | 離婚 (有改名 × 算過) (吉凶用年齡對應格判) | |
|---|---|---|---|---|---|---|---|---|
| | | | 係數 | *t* | 係數 | *t* | 係數 | *t* |
| 常數 | −1.198 | −3.328*** | −1.304 | −3.577*** | −1.306 | −3.581*** | −1.270 | −3.479*** |
| 吉 | −0.044 | −0.599 | −0.050 | −0.585 | −0.052 | −0.600 | −0.096 | −1.118 |
| 吉 × 算過 | | | 0.013 | 0.074 | 0.010 | 0.057 | −0.199 | −1.221 |
| 算過 (非吉) | | | −0.102 | −0.622 | −0.061 | −0.392 | 0.061 | 0.412 |
| 改名 | | | 0.293 | 1.840* | 0.402 | 4.128*** | 0.299 | 1.874* |
| 改名 × 算過 | | | 0.177 | 0.876 | | | 0.178 | 0.882 |
| 女性 | −0.008 | −0.111 | −0.024 | −0.326 | −0.023 | −0.308 | −0.029 | −0.387 |
| 年齡 | 0.002 | 0.526 | 0.003 | 0.889 | 0.003 | 0.885 | 0.003 | 0.769 |
| 未填或不須填 | −0.268 | −2.109** | −0.257 | −2.013** | −0.260 | −2.032** | −0.247 | −1.934* |
| 2 萬 (含)–4 萬 | −0.076 | −0.604 | −0.085 | −0.675 | −0.086 | −0.678 | −0.084 | −0.661 |
| 4 萬 (含)–6 萬 | −0.074 | −0.535 | −0.067 | −0.481 | −0.066 | −0.474 | −0.065 | −0.469 |
| 6 萬 (含)–8 萬 | −0.333 | −1.681* | −0.315 | −1.580 | −0.318 | −1.597 | −0.311 | −1.552 |
| 8 萬 (含)–10 萬 | −0.155 | −0.618 | −0.140 | −0.558 | −0.139 | −0.554 | −0.133 | −0.526 |
| ≥ 10 萬 | 0.100 | 0.488 | 0.112 | 0.551 | 0.110 | 0.538 | 0.112 | 0.548 |
| 其他職業 | 1.969 | 3.112*** | 2.053 | 3.244*** | 2.045 | 3.232*** | 2.090 | 3.300*** |
| 工人 | 0.079 | 0.720 | 0.058 | 0.518 | 0.059 | 0.528 | 0.062 | 0.555 |
| 農人 | −0.315 | −1.158 | −0.338 | −1.231 | −0.334 | −1.218 | −0.330 | −1.206 |
| 服務銷售人員 | 0.437 | 3.605*** | 0.415 | 3.395*** | 0.415 | 3.401*** | 0.416 | 3.393*** |
| 佐理事務人員 | 0.034 | 0.240 | 0.002 | 0.015 | 0.007 | 0.047 | −0.002 | −0.013 |
| 原住民 | 0.166 | 0.615 | 0.193 | 0.711 | 0.195 | 0.721 | 0.197 | 0.726 |
| 閩南 | −0.053 | −0.393 | −0.055 | −0.406 | −0.055 | −0.405 | −0.055 | −0.403 |
| 客家 | −0.032 | −0.197 | −0.028 | −0.169 | −0.028 | −0.171 | −0.028 | −0.168 |
| 其他 | 0.176 | 0.947 | 0.172 | 0.917 | 0.164 | 0.878 | 0.183 | 0.975 |
| 教育年數 | −0.038 | −3.091*** | −0.035 | −2.815*** | −0.036 | −2.862*** | −0.034 | −2.747*** |
| 城市 (現居地) | −0.106 | −1.305 | −0.121 | −1.472 | −0.120 | −1.458 | −0.124 | −1.496 |
| 樣本數/$\chi^2$ | 4,394/71.41 | | 4,394/89.12 | | 4,394/88.35 | | 4,394/94.21 | |
| *F* test | | | 0.46 | | 0.20 | | 1.06 | |

註: *F* test 之虛擬假設爲吉 × 算過係數 = 算過 (非吉) 係數 = 0。

否離婚迴歸採用與表 8、表 9、表 10、表 11 與表 12 各自相同的解釋變數, 但因爲都是沒算過, 所以沒有算過及算過與改名的交叉項。爲節省空間, 表 13 僅呈現姓名筆劃數吉凶結果。表 13 上方包含不知道是否算過, 下方則刪除不知道, 這些沒被算過的姓名筆劃數中的吉祥筆劃, 比較可能是隨機造成。不論是表 13 上方或下方, 以姓名總格的吉爲解釋變數, 結果都呈現不顯著, 與前面的結果一致, 吉祥筆劃數與運勢在統計上無顯著關係。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表 13: 沒算過與不知道者姓名筆劃總格吉凶與運勢關係

| | 教育 | | 快樂 | | 所得 | | 健康 | | 離婚 | |
|---|---|---|---|---|---|---|---|---|---|---|
| 沒算過 + 不知道 | 係數 | *t* | 係數 | *t* | 係數 | *t* | 係數 | *t* | 係數 | *t* |
| 吉 (總格) | −0.012 | −0.081 | −0.035 | −0.706 | −0.024 | -0.855 | −0.030 | −0.713 | −0.070 | −0.802 |
| R-sq/$X^2$/樣本數 | 0.471 | 2,850 | 0.164 | 2,850 | 0.371 | 1,749 | 333.97 | 2,850 | 52.34 | 2,850 |
| 沒算過 | | | | | | | | | | |
| 吉 (總格) | −0.043 | −0.325 | 0.000 | −0.006 | −0.046 | −1.441 | −0.025 | −0.508 | −0.014 | −0.139 |
| R-sq/$\chi^2$/樣本數 | 0.601 | 2,036 | 0.16 | 2036 | 0.377 | 1,252 | 299.64 | 2036 | 41.23 | 2,036 |

註: 本表僅呈現姓名筆劃迴歸係數結果, 教育、快樂與所得迴歸採用之解釋變數分別與表 8、表 9 與表 10 相同。

## 7 結論

利用華人動態資料庫的姓名術數使用調查, 本文發現台灣民衆在取名上有越來越採用姓名筆劃術數的趨勢, 45 歲以下族群約有一半的人其姓名是經過計算。除了年齡越輕採用的機率越高外, 父母親最高教育在大學以下, 隨教育程度的提高, 會採用姓名術數的機率提高, 要一直到父母親最高教育爲大學與研究所, 採用機率才會下降。因此教育程度的提高對姓名術數的迷信不但沒有抑制作用, 反而有鼓勵作用, 一直要到大學或研究所, 才出現了抑制的作用。這應該與姓名術數也是某類「知識」有關, 父母親需要知道這類術數, 才可能採用, 這是教育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出生於城市地區的人其姓名較可能採用姓名筆劃術數, 這與城市地區較易接近術數資源有關, 而且資訊傳遞在城市會較非城市來得快。閩南與客家族群因較早至台灣定居, 有較久的世代與較廣的親緣關係, 孩子的命名易受家族的影響, 較外省族群有較高的可能採用姓名筆劃術數, 原住民不是漢族, 當然較不可能採用姓名術數。此外, 國中期間有補習非常顯著的與誰會算筆劃呈正相關, 顯示越會投資子女教育的父母越可能操作姓名術數。

本文也發現, 改名者有相當高的機率會計算姓名筆劃, 說明改名的目的是在改運。至於誰比較可能改名, 本文發現年齡輕、女性、低教育及居住在城市地區較可能改名, 族群間並無統計上的顯著差異。父母親的最高教育雖然與子女是否改名有關, 不過這裡已無隨父母最高教育程度提高, 子女改名機率也提高的現象, 而是與父母親不識字比較起來, 父母最高教育從國小至專科其子女有相似的較高機率改名, 但父母最高教育爲大學及以上

臺灣人口與家庭研究資料庫

與不識字父母無顯著差異。

由於吉祥姓名筆劃有不同的標準, 本文以總格、人格、地格、外格及三才檢視所謂算過姓名筆劃比較是以何者爲基準, 其依序爲總格、人格、地格、外格及三才, 也就是姓名筆劃的計算比較會是以總格爲標準, 比較不會以三才爲標準。雖然女性回答其名字有算過筆劃的比例與男性相當, 但女性姓名滿足吉祥筆劃的比例卻低於男性, 隱含計算的「品質」是男女有別的。改過名者更可能滿足不同標準下的吉祥姓名標準。

在運勢方面, 本文以快樂、健康、離婚與否、受教育年數、所得來表示。不論算過或未算過, 快樂、健康、離婚與否這三項運勢都與姓名筆劃總格吉凶無關。在不考慮是否算過與父母對子女教育投資 (因教育遷過戶口與國中有補習), 姓名筆劃總格吉凶與受教育年數顯著正相關, 但在考慮是否算過與父母對子女教育投資後, 姓名筆劃吉凶與受教育年數無關, 算姓名筆劃與父母對子女教育投資是父母重視子女未來運勢的操作, 當這些操作已被考慮, 吉祥姓名筆劃就與受教育年數無關, 隱含了父母的自我實踐。如果進一步只考慮隨機的總格筆劃姓名吉凶, 其與受教育年數更無關。在考慮因教育遷過戶口與國中有補習後, 算過的係數仍然顯著, 隱含除了遷戶口與補習, 父母仍有其他投資子女教育的操作, 這些操作與是否算過姓名筆劃相關, 因而也造成算過與否與受教育年數相關。不論算過與否, 姓名筆劃總格吉凶與所得無關; 在考慮教育下, 算過與否與所得無關, 但在不考慮教育下, 算過與否與所得有關, 說明算過姓名筆劃係透過教育影響所得。

部分吉祥姓名宣稱沒算過的其實有算過 (父母不一定會告知子女), 如果父母爲子女取符合吉祥筆劃的姓名, 隱含了父母的自我實踐, 以沒算過但其實有算過的吉祥姓名估計其與運勢的相關, 將高估姓名筆劃吉凶與運勢的關係。然而本文結論都是姓名筆劃吉凶與運勢無關, 如果在高估下已無關, 那麼吉祥姓名筆劃與運勢的真實關係更不會爲正相關, 本文的實證結果無法支持姓名筆劃吉凶與被命名者的教育、所得、快樂、主觀健康及婚姻狀態的關係, 如果真的有, 只是滿足採用者精神上的慰藉。

兩岸三地的華人地區, 台灣應該是對姓名術數最友善的地區, 至今爲止, 少見學術、輿論與媒體對姓名術數的批判。[31] 根據瞿海源 (1999) 的觀

[31]中國大陸對姓名筆劃術數的批判如郭讓舜 (2000); 批評最甚的當屬香港學者陳云根

臺灣人類學術期刊資料庫

察, 台灣媒體不但沒有批判缺乏科學證據的術數操作, 反而是促進近來術數蓬勃發展的主要媒介, 造就明星級術士。人們的成就大致決定於努力與運氣, 在封建或種姓社會, 出生在什麼樣家庭的運氣決定一個人的大半未來, 這樣的社會既缺乏努力誘因, 也因努力不足而難以進步。對一個非封建或非種姓社會來說, 過度強調或崇尚運氣的重要等同扭曲成功的決定因素, 扼殺努力的動機。相不相信命運與社會發展間的關係顯少被研究, 不過史丹佛大學 Carol S. Dweck 教授 (Dweck, 2006; Yeager and Dweck, 2012) 的心態 (mindset) 研究應該可爲兩者間的關係加上註解, 她的研究結論爲: 相信人的能力是先天而來或後天努力學習而來, 決定一個人在面對困難的心態。相信能力是先天命運而來的會選擇逃避, 因爲逃避, 所以他們的大腦不會因解決困難而產生新的神經元連結; 相信能力是努力學習而來, 會選擇面對, 也因爲面對與解決困難, 他們的大腦產生新的神經元連結, 使他們變得更聰明與更有能力。不消說, 一個社會如果有許多人願意面對困難, 且有能力解決困難, 這個社會才會進步。

## 參考文獻

小孔明 (2012), 《姓名學教你辨凶吉》, 台南: 世一文化。(Little Confucius (2012), *Zodiac Anthroponymy Teaches You How to Identify Good or Bad Luck*, Tainan: ACME Books.)

內政部 (2014), 《全國姓名統計分析》, 台北: 內政部出版。(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2014),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National Anthroponymy*, Taipei: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Press.)

王博仕與王艦 (2015), 《雙正宗算命姓名學》, 台北: 知青頻道。(Wang, Bo-Shih and Chien Wang (2015), *Double Authentic Zodiac Anthroponymy*, Taipei: Chih-Ching Chanel.)

何榮柱 (2013), 《姓名學教科書》, 新北市: 雅書堂文化。(He, Jung-Chu (2013), *Zodiac Anthroponymy Textbook*, New Taipei City: Elegantbooks.)

(198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吳乃德 (2013), “高等教育成就的族群差異: 學費補貼, 職業情境, 與世代差異,” 《臺灣社會學刊》, 52, 1–30。(Wu, Nai-Teh (2013), “Ethnic Differences in Higher Education Attainment: Generation, Tuition Subsidies and Public Sector Employment,” *Taiwa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52, 1–30.)

李丞貴 (2014), 《姓名學》, 香港: 香港普賢出版社。(Li, Cheng-Kuei (2014), *Zodiac Anthroponymy*, Hong Kong: Hong Kong Pu Xian Press.)

李維特與杜伯納 (2006), 《蘋果橘子經濟學》, 李明譯, 台北: 大塊文化。(Levitt, S. D. and Dubner, S. J. (2006), *Freakonomics — The Hidden Side of Everything*, translated by Li, Ming, Taipei: Locus Publishing.)

林煒能 (2012), 《姓名學入門 — 每個人都該懂一點姓名學》, 台北: 知青頻道。(Lin, Wei-Neng (2012), *Introduction of Zodiac Anthroponymy: Everybody Should know A Little Zodiac Anthroponymy*, Taipei: Chih-Ching Chanel.)

施寄青與陳燁 (1997), 《上帝也算命》, 4冊, 台北: 張老師文化。(Shih, Chi-Ching and Chen, Yeh (1997), *God Does Fortune Telling Too*, Taipei: Teacher Chang Culture Press.)

范雲與張晉芬 (2010), “再探台灣高等教育成就的省籍差異,”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79, 259–290。(Fan, Yun and Chin-Fen Chang (2010), “The Effects of Social Structural Positions on Ethnic Differences of Higher Educational Achievements in Taiwan,” *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in Social Studies*, 79, 259–290.)

郭貞 (2005), “影響網路算命行爲因素與動機之探討: 找尋網路算命行爲之動力心理模式,” 《新聞學研究》, 85, 141–182。(Kuo, Cheng (2005), “Searching for the Factors and Motives That Influence Online Fortune-Telling Behavior,”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85, 141–182.)

郭讓舜 (2000), 《中國人的姓名: 姓名的由來和名字的取法》, 安徽: 人民出版社。(Kuo, Jang-Shun (2000), *Chinese Anthroponymy: Origin of Names and Naming*, Anhu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陳云根 (1989), 《術數批判》, 香港: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Chen, Yun-Ken (1989), *Criticism on Occult*, Hong Kong: Cosmos Book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陳哲毅 (2007),《大師教你學姓名學》, 台北: 知青頻道。(Chen, Che-I (2007), *Great Master Teaches You Zodiac Anthroponymy*, Taipei: Chih-Ching Chanel.)

陳婉琪 (2005), "族群、性別、與階級: 再探教育成就的省籍差異,"《台灣社會學》, 10, 1–40。(Chen,Wan-Chi (2005),"Ethnicity, Gender and Class: Ethnic Difference in Taiwan's Educational Attainment Revisited," *Taiwan Sociology*, 10, 1–40.)

陳添賜 (2010),《命名擂台》, 新北市: 商流文化。(Chen, Tien-Ssu (2010), *Naming Arena, New Taipei*, City: Shang-Liu Culture Press.)

游競翔 (2012),《姓名學解碼》, 台南: 大正出版社。(Yu, Ching-Hsiang (2012), *Decoding Zodiac Anthroponymy*, Tainan: Ta-Cheng Press.)

黃臺珠 (2015),《2015年科技素養計畫 — 公民科技素養調查研究執行報告》, 高雄: 國立中山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公民素養推動研究中心。(Huang, Tai-Chu (2015), *2015 Survey of Scientific Literacy*, Kaohsiung: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楊智宇 (2014),《這本姓名學最好用》, 新北市: 智林文化。(Yang, Chih-Yu (2014), *This Zodiac Anthroponymy Book is the Most Useful*, New Taipei City: Chih-Lin Culture Press.)

蔡璧全 (2004),《姓名學開運法》, 台南: 大孚書局。(Tsai, Pi-Chuan (2004), *Zodiac Anthroponymy Get into Luck*, Tainan: Ta-Fu Book Store.)

駱明慶 (2001), "教育成就的省籍與性別差異,"《經濟論文叢刊》, 29(2), 117–152。(Luoh, Ming-ching (2001), "Differences i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cross Ethnic and Gender Groups in Taiwa," *Taiwan Economic Review*, 29(2), 117–152.)

——— (2002), "誰是台大學生? — 性別、省籍與城鄉差距,"《經濟論文叢刊》, 30(1), 113–147。(Luoh, Ming-ching (2002), "Who are NTU Students? — Differences across Ethnic and Gender Groups and Urban/Rural Discrepancy," *Taiwan Economic Review*, 30(1) 113–147.)

——— (2005), "怡君比較會考試? — 名字、成績與家庭背景,"《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Luoh, Ming-ching (2005), "I-Chun is Better on Exams? Names, Grade, and Family Background,"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Project Report.)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瞿海源 (1999), “術數流行與社會變遷,” 《臺灣社會學刊》, 22, 1–45。(Chiu, Hei-Yuan (1999), “Occultism Revival and Social Change in Taiwan,” *Taiwa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22, 1–45.)

Agrawal, Anup and Kishor Tandon (1994), “Anomalies or Illusions?: Evidence from Stock Markets in Eighteen Countri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13(1), 83–106.

Alesina, Alberto, Rafael Di Tella, and Robert MacCulloch (2004), “Inequality and Happiness: Are Europeans and Americans Different?”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8(9–10), 2009–42.

Bhattacharya, Utpal, Wei-Yu Kuo, Tse-Chun Lin, and Jing Zhao (2017), “Do Superstitious Traders Lose Money?” *Managenment Science*, 64(8), Published Online: April 7, 2017.

Blanchflower, David G. and Andrew J. Oswald (2004), “Well-Being over time in Britain and the USA,”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8(7–8), 1359–1386.

Bound, John and Sarah Turner (2007), “Cohort Crowding: How Resources Affect Collegiate Attainment,”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91(5–6), 877–899.

Caju, Philip D. U., Ana Lamo, Steven Poelhekke, Gábor Kátay, and Daphne Nicolitsas (2010), “Inter-Industry wage Differentials in EU Countries: What Do Cross Country Time Varying Data Add to the Oicture?”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8(2–3), 478–486.

Carruth, Alan, William Collier, and Andy Dickerson (2004), “Inter-Industry Wage Differences and Individual Heterogeneity,” *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66(5), 811–846.

Case, Trevor I., Julie Fitness, David R. Cairns, and Richard J. Stevenson (2004), “Coping with Uncertainty: Superstitious Strategies and Secondary Control,”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34(4), 848–871.

Chamberlain, Trevor W., C. Sherman Cheung, and Clarence C. Y. Kwan (1991), “The Friday the Thirteenth Effect: Myth or Reality?” *Quarterly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s*, 30(2), 111–117.

Clark, Andrew E., Paul Frijters, and Michael A. Shields (2008), “Relative Income, Happiness, and Utility: An Explanation for the Easterlin Paradox and Other Puzzle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6(1), 95–144.

Coutts, Andrew J. and Peter A. Hayes (2002), “The Weekend Effect, the Stock Exchange Account and the Financial Times Industrial Ordinary Shares Index: 1987–1994,” *Applied Financial Economics*, 9(1), 67–7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Coutts, J. Andrew (1999), "Friday the Thirteenth and the Financial Times Industrial Ordinary Shares Index 1935–94," *Applied Economics Letters*, 6(1), 35–37.

Di Tella, Rafael, Robert J. MacCulloch, and Andrew J. Oswald (2001), "Preferences over Inflation and Unemployment: Evidence From Surveys of Happines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1(1), 335–341.

——— (2003), "The Macroeconomics of Happines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85(4), 809–827.

Dweck, Carol S. (2006), *Mindset: The New Psychology of Success*, New York: Random House.

Dyl, Edward A. and Edwin D. Maberly (1988), "The Anomaly That Isn't There: A Comment on Friday the Thirteenth," *Journal of Finance*, 43(5), 1285–1286.

Ferrer-i-Carbonell, A. and Paul Frijters (2004), "How Important is Methodology for the Estimates of the Determinants of Happiness?" *Economic Journal*, 114(497), 641–659.

Fidrmuc, Jan and Juan de Dios Tena (2015), "Friday the 13th: The Empirics of Bad Luck," *Kyklos*, 68(3), 317–334.

Fortin, Nicole M., Andrew J. Hill, and Jeff Huang (2014), "Superstition in the Housing Market," *Economic Inquiry*, 52(3), 974–993.

Frey, Bruno S. and Stutzer Alois (2002), *Happiness and Econom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Goodkind, Daniel (1996), "Chinese Lunar Birth Timing in Singapore: New Concerns for Child Quality Amidst Multicultural Modernity,"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8(3), 784–795.

Goodkind, Daniel M. (1991), "Creating New Traditions in Modern Chinese Populations: Aiming for Birth in the Year of the Drago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7(4), 663–686.

Guilmoto, Christophe Z. (2009), "The sex Ratio Transition in Asi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35(3), 519–549.

Hirshleifer, David, Ming Jian, and Huai Zhang (2016), "Superstition and Financial Decision Making," *Management Science*, 64(1), Published Online: November 18, 2016.

Johnson, Noel D. and John V. C. Nye (2011), "Does Fortune Favor Dragon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78(1–2), 85–97.

Kolb, Robert W. and Ricardo J. Rodriguez (1987), "Friday the Thirteenth: Part VII'-A Note," *Journal of Finance*, 42(5), 1385–138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Layard, Richard (2005), *Happiness: Lessons from a New Science*, New York: Penguin Press.

Lo, Bruce M., Catherine M. Visintainer, Heidi A. Best, and Hind A. Beydoun (2012), "Answering the Myth: Use of Emergency Services on Friday the 13th," *American Journal of Emergency Medicine*, 30(6), 886–889.

Lucas, Richard E. (2007), "Adaptation and the Set-Point Model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Does Happiness Change After Major Life Events?"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6(2), 75–79.

Lucey, Brian M. (2001), "Friday the 13th: International Evidence," *Applied Economics Letters*, 8(9), 577–579.

Mincer, Jacob (1974), *Schooling, Experience, and Earnings*, New York: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Näyhä, Simo (2002), "Traffic Deaths and Superstition on Friday the 13th,"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59(12), 2110–2111.

Radun, Igor and Heikki Summala (2004), "Females Do Not Have More Injury Road Accidents on Friday the 13th," *BMC Public Health*, 4(54), 1–4.

Schuld, Jochen, Jan E. Slotta, Simone Schuld, Otto Kollmar, Martin K. Schilling, and Sven Richter (2011), "Popular Belief Meets Surgical Reality: Impact of Lunar Phases, Friday the 13th and Zodiac Signs on Emergency Operations and Intraoperative Blood Loss," *World Journal of Surgery*, 35(9), 1945–1949.

Senbet, Dawit and Wei-Chiao Huang (2012), "Do Dragons Have Better Fate? Revisted Using the US Dat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Research*, 3(5), 101–118.

Shum, Matthew, Sun Wei, and Ye Guangliang (2014), "Superstition and "lucky" Apartments: Evidence From Transaction-Leve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42(1), 109–117.

Torgler, Benno (2007), "Determinants of Superstition," *Journal of Socio-Economics*, 36(5), 713–733.

Tsang, Eric W. K. (2004), "Superstition and Decision-Making: Contradiction or Complement?" *Academy of Management Executive*, 18(4), 92–104.

Wong, Ka-Fu and Linda Yung (2005), "Do Dragons Have Better Fate?" *Economic Inquiry*, 43(3), 689–697.

Yeager, David S. and Carol S. Dweck (2012), "Mindsets That Promote Resilience: When Students Believe That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Can Be Developed," *Educational Psychologist*, 47(4), 302–314.

臺灣大學圖書期刊資料庫

Yip, Paul S., Joseph Lee, and Yin Bun Cheung (2002), "The Influence of the Chinese Zodiac on Fertility in Hong Kong SAR,"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55(10), 1803–1812.

投稿日期: 2017年7月6日, 接受日期: 2019年1月7日

## Luck of Chinese Name Strokes and Fate

Hung-Lin Tao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Soochow University*

Using the Panel Study of Family Dynamics (PSFD) 2014, this study finds that more and more young Taiwanese believe in the occult nature of the number of strokes in Chinese characters. Education does not reduce this belief. Unless individual's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s higher than or equal to a college degree, education actually encourages the belief. Using happiness, health status, marital status,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nd income to represent fate, one's fate is not associated with the number of strokes in one's Chinese name. The former three types of fate are not correlated with the number of Chinese name strokes.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the degree of luck in the number of Chinese name strokes. This relation disappears, however when the manipulation of Chinese name strokes and parents' investment in children are controlled, indicating a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Income is correlated with lucky number of strokes only when education is dropped, suggesting that the number of strokes is correlated with income through education.

Keywords: chinese name stroke, occult, self-fulfilling, education, happiness
JEL classification: D69, I3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